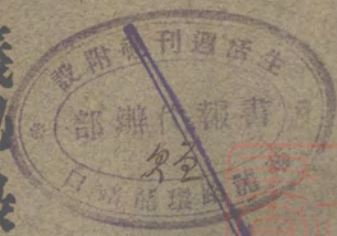


歡迎翻印

三一〇九年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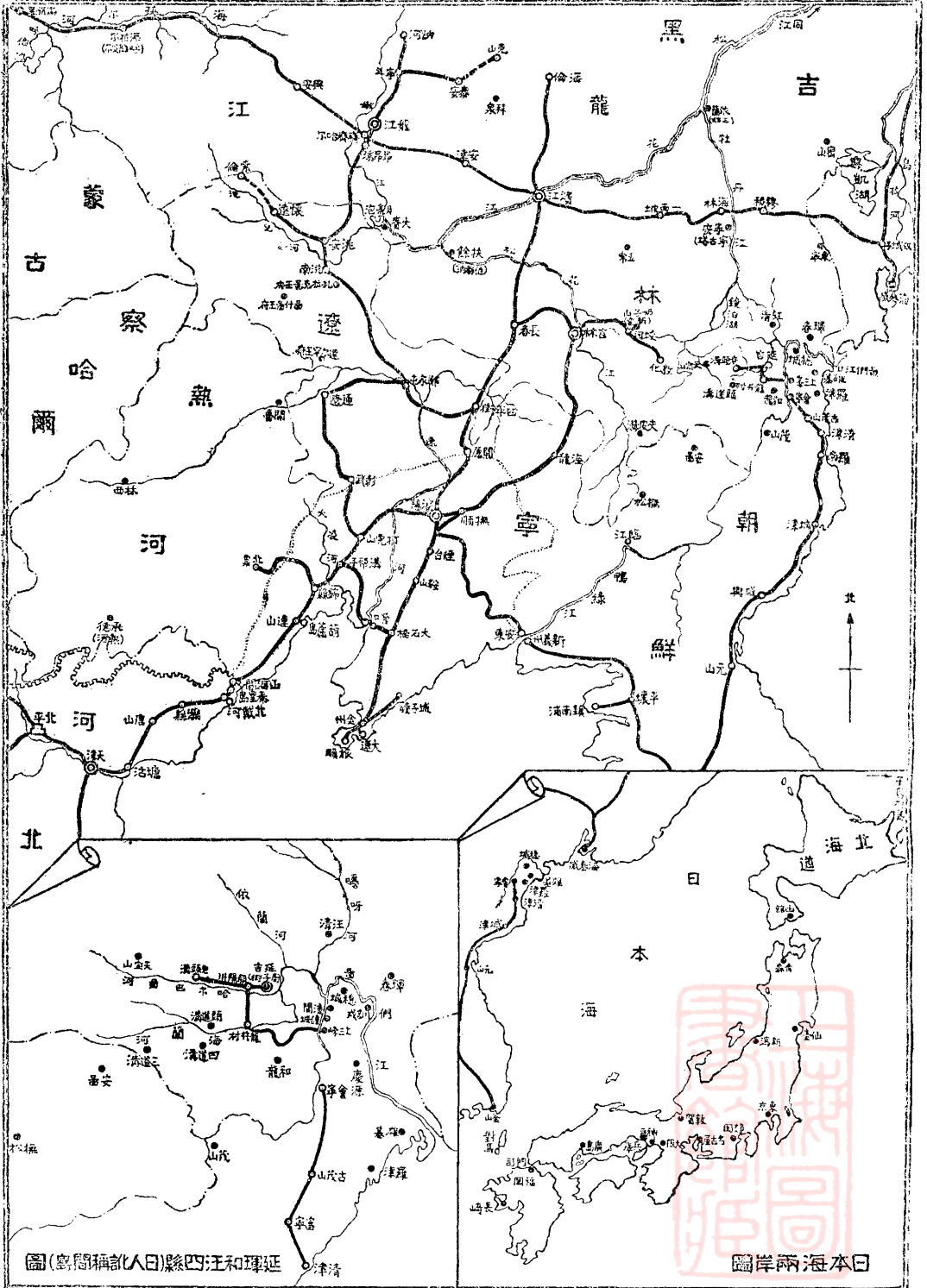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55B



東北鐵路簡圖



延和汪四縣人日稱間圖

日本海兩岸圖

一九三〇年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

所謂滿蒙權益擁護秘密會議紀錄譯要

此秘密會議錄，乃日本政府反對派黨人竊出私售於天津益世報館者，經此報譯出，茲爲印成小本分佈各陰謀計畫。此會議之重要不亞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田中內閣時代之東方會議，其議決案之重要，亦不在田中奏章之下。嗚呼，日人朝野方積極合力以謀我，吾不知吾麻木醉夢之國民，讀此催命符，亦有所興感，而思所以對待之策否耶！今當此幣原外交脫軌大陸政策高唱正農之時，我東北邊境十分危險，將來憂患，更不堪設想，謹以血淚至誠，望我國當局急圖自強與民更始，下十年生聚教訓之決心，更願人民亦臥薪嘗胆以助政府，其庶幾有焉。倘仍不覺悟，力圖自強，則白山黑水之大好河山，恐非我有矣，閱者如細讀此秘密會議錄，則知此言，非固爲無病呻吟之語以刺激國人也矣。

一，時期（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十二月七日午前九時至午後二時

二，會場 拓務省大臣辦公室

三，出席者 松田拓相 仙石總裁 木村理事 外務省吉田永井二次官 拓務省小

村小坂二次官武家參與官松永條約局長亞細細局長阿部陸軍次官參謀次官及第

一課長

四，決議（甲）奉派欲將滿蒙外交權名實共歸併南京，吾人對此，取外寬內嚴方法，以反對之。更藉題發揮，強其仍以張學良爲負責長官，帝國以便保持其特殊地位及特權，（乙）對奉派鐵道網之建設，取干涉的態度，以阻其實現，特以迫戰求和策略，誘其與我協調滿蒙鐵道運價與貨物吸取區域之限制。似此方足永保南滿路與大連港之繁榮。

木村理事對提案之說明：—

怪傑張學良對我……以萬馬奔騰之勢，南以其外交通之王家楨，北以其鐵道通之高紀毅，互相分題合作，一舉而欲粉碎我滿蒙之特產。

蔣張本來乃吳越同舟，因一時的過渡之便而妥協。故吾人料其明年春夏之間，必是蔣張大戰之候。然奉派中……有新舊二派，互相水火。……張學良欲露現其軍閥之真面目，必能與舊派提携，及利用我日本勢力，以打倒新派。

奉派之兵力，雖可與南京相伯仲，然論其財政……必不能與長江方面對敵。……而內部之新舊二派，亦能因此而爆發其感情。……斯時也，第二張作霖如張學良者之政權，必因而短縮其運命。他如第三第四第五之張作霖，必能接踵而起，競爭分割其東北之地盤，此不但可豫期，依我陸軍參謀部之努力運動，奉派內部之大瓦解，是既定之必然，可拭目以待也。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

張學良政治之背後，尙有散在滿蒙各地之馬賊團共四千餘名，又八千餘人之復辟派等，無不仰我鼻息。受我懷柔。萬一奉派內部之軋轢表面化時，斯二者使之合流爲一，而特以不良無賴之朝鮮人加担之。……斯時無論我欲傾向新派，或扶助舊派，抑或竟使滿蒙或爲復辟黨之天下，以達到吾人之理想，此皆可依我國利益如何而斷之。

奉派因欲保全其地位計，如與南京決裂之時，彼須自以何等利益供我，然後求我之後援。……帝國不必辭其勞，而遮斷蔣軍入滿。然蔣介石如意欲統一者。○彼必以何等有利帝國之條件爲交換。而求帝國諒解，許其進兵於滿蒙。……斯時帝國儘可背奉派之前約，許蔣軍以便利，方可立場於世界，而免受國際之誤解。

歐戰後華盛頓會議所締結之四國協約，無不束縛帝國在滿蒙之自由行動。如帝國果以急進的帝國主義精神以臨之，必一舉而惹起各國之誤解。因此種種關係，故滿蒙政策，必須有其機會，方可斷行。非如張作霖政府時代，凡事皆可依我之意見也。夫滿鐵所以犧牲二十餘萬圓，使用總員八百餘名，作成滿蒙馬賊底冊，並懷柔其頭目者，無不因欲製造此種機會。竊參謀部利用黑龍會愛國會化大會等，與帝制派聯絡者，亦不過欲製造其機會耳。他如特別組織營口葫蘆島及北寧路等之秘密調查機關，……如運動烏蘇里及東鐵之赤俄當局與我提携者，是皆因欲導我權

益之進展而努力爲之也。按滿鐵作如此潛航式之努力，並犧牲如許巨大金錢，無非欲造成天賜之機會，以便補鑄我滿蒙政策，成爲金城鐵壁。於此足證仙石總裁對滿蒙之難題，無不極欲謀根本的有利之解決，以國家百年之大計，斷非如外間所宣傳之無能無策也明矣。

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雖得自日俄戰事，而許多既得權，乃得自張作霖時代。彼張學良敢然脫離軍閥根性，而犧牲其特殊政權，奉還南京……以避其對我重大責任。此不僅高築砲壘以自衛，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於東亞全土，意於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實爲空前之大傑作，如謂蔣介石奸雄可怕，則張學良對我政策之陰險，益爲可怕。

帝國者日會……因歐美各強國對中國尙未感覺重要，又加海禁尙未全開，其民衆對華知識非常淺薄，故一方攻擊中國以夷制夷及遠交近攻之外交，一方却自學其法而反用之。於是世界各國中俄宣傳，而唱出對華國際協調之原則，在此國際協調期中……歐美各國，不啻爲帝國對華之便衣隊……然今日海禁大開，歐美各國之生產，須求售於中國，因而發生親華之念，且近來中國人民，不論南北，非常覺醒，尤其是外交方策，非常發達，其孜孜向歐美宣傳，每大胆不敵，而能訂正我國之中傷，因此歐美民衆對於中國之理解，乃加前數倍……重以我國曩昔利用國際協調所剝取中國者，事後大惹各國之猜忌……故狡猾之美

國，乘華盛頓會議之機，一舉而衝破我國在滿蒙之特權，且以四國協約縛我之行動，繼復以英美合作力量，打倒在華國際協調外交之慣例，欲帝國陷於孤立。……：又奉派之外交，雖仍以遠交近攻及以夷制夷爲對我之基礎，無如滿蒙利源豐富，歐美虎視眈眈，任我日本叫穿奉派之術策，然利之所在，彼等必樂而趨就，況英美今日合作，其精神乃欲掃滅帝國在華之勢力，彼奉派之外交術，正投合其野望。……：吾人須信英美資本帝國主義，確有與奉派提携到底之可能。夫如是……：英美二國，豈成奉派之使衣隊。共運用以夷制之外交術以制我，而彼乃可坐享中國遠交近攻正策之優待焉。

余在任地與林總領事及關東長官司令官等研究至再，發現下列諸外交策略，畢竟須連續的運用，方足以保留我滿蒙政策之根幹而不被推倒。(一)以華制華，利用其內部感情，或反對派，及馬賊團等，以攪亂其政權，藉以牽制其對我之外交，且能使歐美各國對滿蒙投資，發生危懼之念。(二)恩中威，凡各事業之進行，一面予以利益，一面即藉此行使威權。(三)親中惡，精神的方面，則以親善及平等爲表面上之原則，裏面則行使中傷及破壞策略。(四)對現有懸案及未實現之既得權，以日華共存共榮成合辦性質，爲表面上之解決方針，其實仍以取得特權並保留之至要素。(五)滿蒙外交權，仍以張學良爲相當長官。

奉派鐵道網之東西二大幹線中，東線之奉海路，既已通至吉林，帝國對此，恐

難阻其實現，故無妨做一順水人情，但勸其許我建設吉會路，我不惜另以天圖路全部無償讓與之，蓋滿蒙特產及富源之集散地，東部雖有相當之多額，然以視西部之黑龍江及蒙古方面，其地球之肥沃，面積之廣大，均膛乎後之。且西部交通之發達，可使葫蘆因而繁盛，故西線之完成，實爲我滿蒙政策之致命傷更。

今幸通遼洮南間尙未築，帝國必須乘此時機以阻之，並及洮南開魯間之線，倘張學良許我，則帝國可中止與策大賚路，以爲交換條件。……更乘此機會，高調共存共榮之假精神，誘其與我協定鐵道運費，及貨客吸收區域，倘不然者，帝國之南滿路，以准許中國投資合併爲題而誘之，張學良必入彀中；彼如仍以外交權既歸併南京爲口實，而拒絕交涉，帝國則以既得權皆得自張作霖時代，且所在地乃彼之管轄等等理由，勸其發揮人格，代帝國居中與南京交涉，……吾人深信張學良必無所逃其責，……免帝國直接與南京交涉，而造成滿蒙外交歸併南京之慣。

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乃因東北長官有特殊的政權而確保之，請稽張作霖未入關時代，自可瞭然。及張作霖入關而後，帝國地位因之動搖。……幸當時張作霖之野心，專欲統一中原，對我滿蒙之特殊權益，……不敢有何等露骨行動。……然帝國至此，益感滿蒙之地位，必須早日確定，蓋中國之統一如果實現，我之地位。必然被其蹶倒，加之革命勢力日盛，英美監視益嚴，帝之危機，間不容髮，當時田中外相，乃商諸關係官廳，乘革命北伐機會，利用以華制華策略，炸害張作霖欲

助復辟派奪取滿蒙，繼見形勢不利，轉而勸告張學良獨立者，無非欲確保帝國在滿蒙之地位。

南滿路業務之不振如今日者，雖可謂已達極點，然如按其收入額哩數而比例之，恐我國內地任何良好成績之鐵道，不能駕而上之，蓋論其長不過七八百哩，其過去數年之平均收入，爲我交通史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暴利。……本年（指民國十九年）以來，因世界經濟之變動，加以中國銀值之低落，……南滿鐵路營業，因受非常之惡影響。當局者費盡苦心，排除萬難，以吸收各地特產。或以車馬爲集貨之中繼，或減收港灣費飲水費等，或以銀行機關供給低利金融與各特產貿易商，或暗中減少運費，或以直接活動之國際運輸公司，不管利益若何，到處增設倉庫，減收其租金，並與貨主以種種便利等等，於此足證滿鐵當局對於增加收入，實可謂慘淡經營，惡戰苦鬥。無如世界的不景氣之大自然，不無許人力挽回之，……一般人遂誤解滿鐵當局無能，致令其黃金的繁榮，被奉派鐵道網包圍政策所打破云云者，乃其毫無國際的理解，及不曉世界的不景氣之慘狀而發之謬論。……蓋世人每以黃金滿鐵時代之收入爲標準，殊不知……世界的不景氣，正亦黃金時代之反映耳。如果滿鐵因受包圍而減收者，則包圍滿鐵之諸路，如善海吉海吉長吉敦四洮洮昂齊克呼海打通等，何以比我滿鐵之減收，猶慘過數倍。今彼方從業員薪金，且已滯發數月，故滿鐵之經濟，視此尙有非常餘裕毫不因減收而基礎動搖也。

日 本 對 滿 蒙 陰 謀 會 議 秘 錄

「撫順煤者其事實爲諸君所共曉，該礦係中國所有，帝國唯取其收益及開採之權，惟我國一時既不能用許多，而中國方面亦不能多售，苦無機會可一時掘完以增帝國之富耳，該礦之埋藏煤量共有十七億噸，公然發表者爲十三億噸，滿鐵努力採掘二十餘年，共掘出一億七千萬噸，公表者爲三億三千萬噸，按其所存之額非常豐富，滿鐵雖欲極力開掘，無如世界經濟不況而後販路大受影響，（按僅鐵道減收自四月至十一月爲二千八十五萬五千元）

滿鐵特派調查員四十名，前赴奉派各鐵道沿線，調查其收入狀況，驚知奉派鐵道經濟，無不極度窮迫。此皆因奉派交通當局，無國際的經濟眼光，徒濫用官權，播弄其金融政策，與我滿鐵挑戰，是亦應得之天罰也。至於以不換紙幣，強向人民取買各特產以博巨利……徒使人民極度疲敝，而毫不顧惜……其無持久力明矣。我如能稍忍而姑待之，其鐵道網之勢力，可以不攻自破。夫如是，奉派之鐵道猛進，其打擊我南滿路之重點，不在今日，而在將來，即東西幹綫完成之日是也。

東三省鹽務總局之食鹽，依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條約，此官鹽之運輸，我南滿路有其特權，又附則第四條，如欲廢棄本條約者，須於三個月前通知南滿路，然中國方面，事前竟不通知，……而悉數交其鐵道網運輸，……滿鐵因此損失莫大之收入。且我國每向各國宣傳，滿蒙華民，如非賴我滿鐵交通之便，其生活與文化，無不受脅迫云云，亦因此官鹽運輸之被奪，言之不復成理。遂能使我滿鐵消息其爲

兩國共存共榮之交通，而傾爲帝國主義之交通。……是故當局對此權利，頗欲奪回。……雖恐其惹起中國國民之反感，荏苒而未敢實行，然無日不伺候機會，必使此名譽的假面具，珠還合浦而後止。縱運費減至低於奉派鐵道，滿鐵亦樂爲之，必不得已，犧牲其一部份，亦所不惜。……此題或因鐵道交涉而能解決，則幸甚矣。

帝國國防重地，如興安嶺一帶，及開魯五常等，爲戰時軍團重要陣營，如長春哈爾濱安達等，爲戰時軍團給養及軍馬高糧等補充及徵發之重要區域，無不被奉派以東西二大幹綫所衝破或被其掣肘。……軍縮條約成立之今日，帝國期待滿蒙爲唯一之國防重心，所幸如前記各地點，……除我軍部要人，與重要外交當局而外，別無他人知覺。……如此秘密，奉派必莫由察知，而特計畫該鐵道，以妨害我。蓋欲發展其經濟，而爲此偶然之湊合。夫彼既以經濟爲主要點，則我國以何等利益與之交換，或能達到阻之目的。萬一彼受赤俄軍事家之指導，或竟自己所感，不幸悉與我同，……則必須先以何等策略誘止其就範，然後別出奇計以阻止之。……依參謀部之意見，欲以東西二大幹綫之建設確有妨害帝國國防云云爲題，而要求廢止之。……無如奉派之外交詞令，非常狡展，彼必謂其東西二大幹綫之建設。純以堅固自國國防及開發滿蒙爲目的云云以拒我，則我豈非自塞其進路，而不能繼續發言乎。

歐美資本家每視張學良治下爲其銀箱安全放置地帶，自東北易幟以來，其漫然欲投資於滿蒙者，共有八大團體之多。其中如紐約財團者，本有意交托滿鐵會社放

資於滿蒙，亦因東北易幟，而中國方面及駐華美使之宣傳，一轉遂拒絕與滿鐵提攜，密派調查來滿，一意欲以奉派爲對手，爲直接放資之計畫。幸當時帝國利用新聞及駐歐美財務官作種種中傷之宣傳，而有馮閻內亂之爆發，故得阻止之。豈料自閻馮失敗而後，張學良復以其老獐之外交手腕，粉飾統一政府之形骸，於是歐美資本團對滿投資之野望，更倍於前，而尤重視關於鐵道之放資。依外務省最近所接派駐英美官吏之報告，僅彼二國之資本案，目下極力計畫放資於滿蒙鐵道事業者，共有十五團體之多。……夫如是，奉派雖自無財力可完成其所計畫之各鐵路，然彼藉其假統一政府爲招牌，僅以一筆之簽押，自可向歐美資本國借得盈千累萬之資金。況歐美資本案。處極度放欸難之今日，吾人深信其必將趨之若鶩，而崇拜張學良如耶穌。從此歐美等國，庶欲確保其放資地盤之安全計，對於張學良之政權，必以何等因段擁護之，而帝國在滿蒙之行動，屆時必受種種掣肘。……首爲國家百年計，事前必……杜絕歐美資金流入滿蒙，使其富故爲帝國所獨有，即主權者之奉派，亦無法與我分甘。……如彼真爲開拓滿蒙須建設鐵道者，至少其所應用之建設費，必須向帝國借款，帝國不論如何困難，亦能向英美轉借以貸之。

最慘者莫如帝國在五常及長春等之國防重心地點，無不被其部線所衝破。萬一有事之秋，憑帝國如何發揮日本海中心主義，帝國武裝鐵道若吉會路者，縱如何精銳，奈陣地與南滿路及內地之聯絡，悉被包圍橫斷，屆時帝國雖有千軍萬馬，恐亦

不能保全興安嶺及開魯一帶要地。他如滿蒙駐軍戰時之給養，及軍需之運輸，因四通八達皆受遮斷，萬一奉軍以鐵道網之機能，由東北西三方面夾攻之，斯時也，南滿路必一轉而失却國防軍事上之能力，而帝國駐屯沿線及興安開魯一帶之國軍，不為降虜，即須全覆。

帝國宜以奉派之無視條約及我國之抗議為原因及機會，先責其失信，次則高調日華之共存共榮，求其許我實現吉會路得權，以作東部並行綫建設之交換條件。倘能許我，則另餌以何等之物質的或精神的益，亦於事無妨。況彼部軋轢猛烈之今日，且與南京非誠意假統一妥協之今日，吾人深信其必能自覺己身終局之利害，而誠意接帝國之交涉。……至少彼亦須中止延吉敦化線延吉吉海線吉林五常線等培養線之建設。……倘以如此之犧牲條件，而猶不能使彼滿足者，……至少彼亦須我實現海林延吉線之既得權，而天圖鐵道應由帝國取買辦理。……：夫如是，帝國雖不得實現武裝的吉會路，……於我國防上及經濟上所受之損失，固亦無幾。因彼東大部幹線上之工事，已達成十之七八，尤其是松花江流域之富源地，既被其貫通，又既與葫蘆島港相連接，任何干涉亦難阻止……故對其東部大幹線之外交，不得不如此屈弱以處理之。

按葫蘆島港，不幸於不知不覺之中竟被實現者，皆因帝國自信過強，事前不阻止外國資本家與之接近，致有今日之慘。然前車既覆，後車可鑒，此後對外國資本

家之欲投資滿蒙者，必須極力行使破壞中傷之策略，較諸直接干涉，更爲有效，且可粉飾日華親善之假面具，而高尚帝國之外交術。

更就其西部大幹綫而檢討之，……幸其洮南與通遼之間尙未建設，此短距離之路綫，如何阻止，……不僅帝國國防上之要防重地，如興安嶺及開魯或白音太來一帶，可免受其衝破及威迫……且令彼之西部大幹綫一變而成中斷之形，雖有既成綫路如鄭家屯至通遼間及鄭家屯至洮南間可以利用，無如迂迴曲折，計算其出海距離之哩數，較諸南滿路短縮無幾，我方如使運貨與之同額，再在大連港減取，飲水倉庫諸費，或更與貨主以金融之便利，並減輕其利息，吾人深信，此可以打消葫蘆島之真價，綽綽有餘，乃挽救滿鐵與大連之最捷徑也。況通遼至洮南路綫之建設，明明與南滿路並行，帝國出而阻止，實屬名正言順。倘奉派誠意聽從，則放棄開原海龍吉林五常間既得之鐵道權利，以爲交換，亦無不可。倘有其西部大幹綫之培養綫，如長春扶餘洮南綫，與洮安索倫滿洲里綫，及安達洮南綫等，無不串通北滿大富源地帶。雖直接受害者爲中東路，無如……我滿鐵之黃金滿軌時代及大連港之繁榮，其要素多自該方面之……況安達扶餘，爲帝國國防上軍馬及馬糧並興安嶺軍團重要給養補充與發之要地，而洮安洮南索倫一帶，係帝國現時最重要軍團駐屯之陣地。……倘此等培養綫一旦實現，則帝國國防及經濟，無不被其衝破無餘。……幸其中如長春扶餘洮南線與洮南索倫綫等，無不

與我長春大賚洮南索倫間既與之鐵道權相抵觸，我如以此爲藉口而阻止之，亦堂堂正正依據條約之行動。……如其不聽，則要求實現該既得權以挾之。知彼竟許實現此既得權，則以此長大洮索線培養滿鐵，奪取其安達洮南間及索倫滿洲里間各路之來貨，抽取葫蘆島港之繁榮要素，而滋補我大連港。若再不可得，……則長春扶餘洮南索倫間，至少須與我合辦，帝國亦不惜犧牲長大路及洮索路之既得權。蓋奉派方汲汲於國權之收回，帝國不稍讓步，必能誘起極大反抗，且令虎視眈眈之美資本家，更集中目光，猛進於滿蒙，而增長帝國之危機。

然西部大幹綫之培養綫中，與我滿蒙無大關係者，如通遼經開魯至林西綫開魯熱河綫等，爲葫蘆島港繁榮之一大要素。葫蘆島港有此，將來對於世界貿易，其地位必牢不可拔，而世界各大商賈及船舶，必輕我大連港而趨之若鶩，是大連港繁榮乃被抽奪，且帝國在蒙古開魯林西一帶之國防亦受其脅迫。不幸在該方面，帝國毫無因緣可以藉口，只好袖手旁觀，以待他日之機會。

吾人外交生涯十有九年，遍歷歐美十有二國，尙未見計畫之深長，手段之勇敢，如奉派者，……是必有何等大決心。於是焉帝國僅以恐嚇出之，必徒增其反抗力量，於實際上有損而無益。……夫堆積如山之滿蒙外交，欲張學良與我一且全部解決之，談何容易。彼或藉口東北外交業已歸併南京而逃避其責任，故帝國宜一面假陸軍當局之強硬爲後援，一面由滿鐵當局用懷柔的術策以誘之。……關於外

交進行方法，吾輩與林總領事及關東司令長官等交換意見，且又考慮對俄國交涉關係，大約最先着手要求實現其父張作霖時代許我之既得權以爲第一案，……次則要求整理關係滿鐵諸之懸案以爲第二案。……待第一案及第二案略有頭緒時。再於二者中擇其損失輕微者表示放棄犧牲，以誘其與我協定滿蒙各鐵道之運貨或客貨吸収區域。我可藉此協定，以代替滿蒙現有勢力各不相侵之條約，而實現幣原外交之理想，亦可混淆四億華民及世界各國之聰明，揉消帝國在滿蒙實行帝國主義之現象。

第一案，我國依日華條約及協定所獲得各鐵道權如左，(一)長春大賚線，(二)洮南索倫線，(三)吉林五常綫，(四)吉會綫，(五)延吉海林綫。……吾人試將此等既得權利洗練之，首推吉會路爲最重要。吉會路不但是帝國武裝的鐵道，爲將來實現帝國對滿蒙之最後目的計，爲對北滿實行經濟侵入計，皆係我國策上不可欠缺者。加之吉敦一段，既已完成，我要求實現吉會路，頗有基礎。縱使臨之以壓迫外交，亦不至受世界之誤解。況帝國既欲放棄洮索路與之交換者，諒張學良不至發生何等反感。如竟不許，則帝國再放棄海林延吉路及海龍吉林路，亦所不惜。倘彼如以天圖路許我收買，並延長至吉敦驛，而將海林延吉路與延吉海龍路作爲日華合辦事業，我則可將吉敦權利之要求暫時中止，想陸軍當局，亦不反對，他如吉林五常綫，如得把持之，自可以制彼東部幹綫之死命，然彼如肯許我實現長春洮南路之既得

權，抑或許該路爲日華合辦事業者，我則放棄吉林五綫，亦無妨。總而言之，帝國所重視者惟吉甯長洮吉五三線。將來視交涉情形如何，我或以放棄長洮綫爲餌，誘其許我實現吉會路，然後更以放棄吉五線爲餌，誘其復活長洮線。……余料最壞之成績，亦能令彼中止東西二大幹線之建設，以保日華國家小康。

第二案，滿鐵直接關係所未解決之懸案如左，

(一)打通路之建設，(二)青海路之建設，(三)吉海吉長路接軌問題，(四)洮昂路工費決算問題，(五)吉敦路建設工事問題，(六)洮昂路日本顧問權問題，(七)四洮路借款問題。……按滿洲善後條約會議之時，清國委員聲明。謂「清國爲欲保護南滿洲鐵道利益，在該鐵道未收回以前，承諾不在該鐵道附近建設並行綫或害該鐵道利益之支綫」。讀此可知南滿路之於滿洲，確似有其神聖不可侵犯之獨立鐵道權。彼奉派之欲接軌前記各鐵道，及建設東西二大幹線者無不與此聲明相抵觸。我國如以此爲原因而干涉之，彼所計畫之鐵道網，無不應受我之制裁，此乃帝國對滿蒙交涉最有效力之原動力也。無如國際法之精神，獨立國之國防建設，皆可基其自主的行動。故我雖有上述清國委員之聲明亦不能藉以阻其全鐵道之建設。然擇其重要路綫，藉此權利以破壞之，尙無不可。然又不幸各法律家對於該項聲明，謂其僅能作爲一種希望，不得特爲正式權利之主張，大有其人。其要點如左，(一)既非明載條約上者，不能作爲條約的正當利權之主張。(二)清國委員，事前事後，皆未得清

皇之勅許，其聲明顯係越權行動，依國際法不生效力，(三)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清滿洲善後條約及附屬條約締結之時，在本條約第二條，謂「日本政府承諾遵行清露兩國間所締結之租借地並鐵道敷設所關之現行條約」云云。然清露間之鐵道條約中，無有所謂不建並行綫之條件。果日本強欲以清國聲明爲有效者，顯係與本條約第二條所載的矛盾，(四)該項聲明「清國爲……」云者，於冒頭清國二字之下，既未有「政府」字樣之標明，自然此聲明責任不得爲清國政府應須負荷之解釋，……加之「所謂保護其南滿之利權」云者，事屬政府對民間事業獎勵保護之意，其保護期間如何，政府皆有自變更之權利。(五)該項聲明如果有效，則南滿路一舉而可爲滿洲獨占的交通鐵道，偏查世界各國無此先例，如有之則與人類進化及幸福之原則相違反。(六)明明違反華盛頓會議之對華領土保全及機關均等原則。(七)聲明中附近二字之解釋，頗難一致。果以幾里或幾十里之距離爲附近乎。以上之法律論者，多爲英之法學家，而我國亦頗不乏人。然……中國非法律國家，且其人民亦缺乏法律知識，帝國若以此爲原因，而臨之以威嚴，吾人深信奉派必能以何等利益與我爲交換，而解決滿鐵之懸案無疑也。……至於洮昂吉敦四洮各懸案，多爲金錢上之關係。惟洮昂之顧問權與吉敦之會計權，因欲牽制其鐵道網之繁榮並抽取其勢力與機能計，是亦甚必要者。故對此權利，必努力實現之，方可堅固帝國之特權。除如吉敦洮昂等路之滿鐵包工，本皆使用我國出產之賤價材料，但仍以

高貴之外國製品爲基礎而估價焉，且興築應用之延人員，亦由帝國便宜的而增加其計算，因此工費頗爲多額，彼奉派雖知之亦無與我清算之知識及證據……我則促其與我計算此費，待明白後，乘其財政困難之今日，以如數償還迫之，彼必與我接近而商量延期，或締結正式借款條約。然我爲藉此以導滿鐵於有利計，可犧牲前記建設費用一部份，而誘其與我協定滿蒙鐵道運動。再不然者，別犧牲四洮路延滯利息以與之交換貨物，況取區域之協定，彼如誠意與我作如此之協定者，任彼如何發展其鐵道網，我滿鐵決不懼其包圍。

關於運費協定，須使奉派鐵路運費與南滿路運費爲同一。至其同一之基礎，以每噸每哩運費若干爲單位，不論其距離長短，爲互依此協定之額計算之，蓋將來奉派之東西二大幹綫成功之時，北滿特產經葫蘆島出口者，其產地與該港之距離，較諸由大連出口之哩數爲多，……自必增長其運費之担負，至若協定外之競爭，奉派無非以其政治的勢力爲後援。我則以港費倉庫料飲水料等之降下，又以我調整的金融機關之機能與貨主以方便及利益。其最後戰勝之榮冠，必屬諸我，又奉派鐵道每亂降其運費，使後沿線華煤，如萬馬奔騰之勢以進出。我撫順煤本年之減收，因實在此，倘協定運費成立，華煤必有一部份流入滿鐵，遂可使其成本增重，而無力與撫順煤爭。

關於貨物吸收區域之協定，茲擬定步驟如左。(甲)滿鐵之東方，以五常吉林海

龍等爲中心線，出產物在其西者歸滿鐵吸收，在其東者歸奉派鐵道吸收。鐵道之西方，以齊齊哈爾洮安通遼寧爲中心線，出產物在東者歸鐵路吸收，在其西者歸奉派鐵道吸收（乙）在滿鐵西部方面，自四平街至洮南以北之產物歸滿鐵，餘者歸奉派鐵道，在滿鐵東部方面，由長春至吉敦以北之貨物歸滿鐵，以南奉派鐵道。（丙）如（甲）（乙）二案奉派皆不滿足，則略仿南滿路與中東路協定之例，南下貨物，滿鐵得其四四，奉派鐵道得其五五，此不問其出口由大連或由葫蘆島或由營口，到時總計其數而按分算之，是爲帝國最後的讓步。

（丁）依上例（甲）（乙）（丙）三案，均不能達到目的者，則求張學良之同意，招集中東南滿路各當局，與奉派共同開會商議其協調方法。

然吾人之理想，以爲欲確保帝國滿蒙權益於永久者，應藉南滿綫改作日華合議以實現共存共榮爲招牌，運動奉派以其鐵道網與南滿路合併，皆爲合辦事業，如此方法，⊖可揉消帝國主義之惡名，⊕可混淆華民之聰明，⊙可遮斷歐美，資本勢力之侵入。萬一有事之秋，帝國藉合辦權利，不論何路，皇軍皆可自由徵發及占用。爲帝國遂行滿蒙何最後目的計，不得不深長謀慮如此。

近接倫敦情報，驚知奉派又欲伸其魔手於秦皇島，以強固其抗我之原動力，不幸彼所運動之『自由運貨採算港』如得實現，我滿鐵及大連港，更受意外之打擊，現雖以日本郵船會社之勢力，在倫敦向歐州復興『運貨同盟本部』以破壞之，然尙

未可樂觀，尤可痛者，赤俄本有誠意與我締結密約，以防奉派勢之進出，不料一見奉派魔手再伸至秦皇島，遂恐海參崴及中東路之繁榮受其大影響，乃乘奉派送彼以秋波之時，毅然激變其主張，與奉派作具體的接近，益使帝國單獨受敵。

依滿鐵駐天津通信員之情報，謂奉派運動秦皇島香港為自由運貨採用港，如成功時，北寧路擬更設第三埠頭，俾可收容五千噸汽船九隻。合舊所有，其收容力可達十萬噸船之巨。如此則秦皇島港貨物集散能力，一舉而達五百萬噸。將來再以東西二大幹綫為武器以培養之，誠堪制我大連港之死命。……北滿特產由產地至出口，如論距離，彼只近我滿鐵區區三哩。然以運費比較之，……我到底不能與彼競爭。我滿鐵及大連汽船會社等，受秦皇島之脅威，將視葫蘆島為尤甚。

吾人早知張學良外交手段之巧妙，故未赴任之先，拜訪林權助老前輩，求其指導對學良外交之策略。幸林先生不我遐棄，授我以秘策。謂張學良雖為軍閥之子，為一白面書生，其實策略非常豐富，雖世界之外交國如英吉利之老外交官，視之亦猶不及。與渠辦外交時，必須先以恭敬親順為前驅，時而發揮假誠意，代渠作有利於彼之談話，方可誘其信用，次則偽製監督當局種種強硬主張以嚇之，終則求其為我輩保全飯碗，墾渠同情的解決交涉各案。然尚須防備者，切不可被渠反用此策以對我云云。吾人在任地參考林總領事之意見，並洗練滿鐵對張作霖時代種種外交之歷史，以為林權助先生之教訓，洵為對張學良之良策，吾人或者依此而運用，亦未

可知。

此回帝國對張學良發揮外交權者，認時機為最適宜，因此而能博得全部成功固好，以最惡之結果而言，帝國如不能實現既得各鐵道權利者，奉派亦須中止其東西二大幹綫之建設。蓋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與權益，如可保持現狀者，自可使救滿鐵於垂危。縱將我既得各鐵道權利葬諸有耶無耶之鄉，帝國外交，亦可謂一部奏凱。蓋將來自有天賜機會以解決滿蒙一切問題。

上述為交涉失敗時最少限收穫之豫想，吾人甚望其不至如此地步。至於左列各項，係欲作本回交涉之前驅，已得仙石總裁之裁許，而林總領事及關東司令官關東所長官等，亦已充分諒解，倘能實現，自可為交涉成功之滿點，(一)滿蒙鐵道問題，係屬民間營利的會社，如滿鐵者之利益關係，故應視作地方問題，以張學良為擔當長官。倘張學良以滿蒙外交權既已歸併南京為口實，而欲逃避其責任者，最少限度，必須張學良代替南滿會社向南京政府交涉。(二)滿蒙鐵道之欲開發，必須以日華共存共榮為主眼，其東西二大幹綫，如有妨害南滿路之利益，或與南滿平行者，皆休止其建設，方不危害我之既得權。(三)帝國屢屢抗議既建設成功之路，如吉海打通等，為共存共榮計，可默許之，但須以何等條件為交換，並保障滿鐵營業上之利益。(四)洮昂與打通之聯絡，此與滿鐵並行，為危害既得權之尤者，故通遼洮南路，絕對不許建設。(五)洮昂打通，如必欲聯絡建設者，滿鐵亦欲建設培養綫以保

其權益。(六)長大路及吉會路，欲求即時實現，(七)滿鐵關係所未解決之鐵道借款及顧問權知與會計權實現之件。



錄秘議會謀陰蒙滿對本日



一九三〇年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二)

所謂外務省首腦部對滿蒙經濟政策會議記錄譯要



本 日 一，時期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午後一時至夜間十時半

對 二，會場 日間在外務大臣室 夜間在外務大臣官邸

滿 三，出席者 幣原外相 永井吉田二次官………

蒙 四，決議 (一至十九) (甲至庚)

陰 前奉天林總領事之講演

會 謀 (一) 爲援助在滿邦人之經濟發達，及抑制奉派鐵道網之勢力進展計，對在滿蒙之

議 邦人貿易商，可由政府撥出低利資金，交託朝鮮及正金兩銀行融通與一流二流

秘 邦人貿易商，方可廣爲收買特產品，由我南滿路運至大連出口，

錄 (二) 爲欲指揮及保護之統一與普遍計，獎勵邦人之特產物買賣商與貿易商，聯合

組織組合之事，(組合則合作社)，

(三) 爲欲打倒中華商人之勢力計，我國之輸出補償法規，必須施行於滿蒙，方可

使邦人之勢力澎脹，及營業安定，

(四) 東洋拓殖會社，必須使其發揮不動產及農產品放資之本能，方可獎勵鮮民在

滿蒙可向中華民國收買土地之事，但利息必須極度降下，

(五) 陸上之運輸機關，如國際通運會社者，必須獎勵其在滿蒙廣築倉庫，以及擴張特產品，由北滿付出之押匯事務(荷爲替)，方可援助邦人在南北滿方面收買特產物之便，以便奪其特產物，而可由南滿路運下，經大連港以出口，第一着手，可由政府經南滿鐵道會社之手，貸與三百萬元之低利資金，與國際通運會社，

(六) 大連汽船會社，可極力獎勵其發展，方可阻止奉派鐵道網之營業繁昌，亦可封閉葫蘆島港之真價也，第一着手，先擴張大連天津青島上海間各航路船隻增加，及降下其運費，第二着手，再擴張大連寧波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各航路之船隻，及降下其水腳，第三，擴張鴨綠江白河遼河等之航運，方可與我水陸運輸聯絡，亦可補南滿路及大連汽船不得到之航運輸送，以此調整的方法，方足以打倒奉派鐵道港灣之機能，而封鎖其經濟之進出也，

(七) 滿洲各特產品及錢鈔取引所者，雖以助帝國經濟及金融勢力之發達爲目的，亦可封鎖奉派金融及經濟勢力進出之作用，無如邦人之經濟勢力日衰，中華民國之勢力日盛，從之其取引所之機關，反被中華側利用之，以爲攻我之具，因此在滿蒙金融及經濟勢力之發達，頗受阻害，是故此後在滿洲各取引所上場之商品，如大豆高粱豆粕豆油等之貿易品者，此與我工農業之原料及肥料大有關

係，我如專心操縱得好，其可導我農工及特產貿易之利既大且巨，故必須以此四色貨物爲滿洲各取引所之上場商品，餘中華側有利益之如包米粟小麥麻袋等者，可命各取引所廢止其上場買賣，以免費我精神而爲中華側之利益也，

(八) 滿農商省選派有世界經濟智識之人，密駐滿洲各取引所，方可與邦人取引員

聯絡，以便壓迫華商勢力膨脹，亦可監督及指導其取引所營業之發達，

(九) 獎勵我國人所經營之銀行，對中華人之金票放款，可更進一步以便利方法誘他，方可旺我金融之勢力，而對於特產品之押匯或抵當借款者，如是寄存邦人經營之倉庫，或交託國際運輸會社或大連汽船爲之運送者，則可極度減收其放款利息，並以極度高額聽其融通，方可誘華商感覺利用我金票及南滿路之利益也，

(十) 爲欲救濟在滿蒙邦人之農工業者計，由政府撥出五百萬元低利資金，交託正金及朝鮮二銀行，代爲融通與在滿農工業者，

(十一) 依國內經濟之困迫，對滿蒙金融機關之欲大充實者恐非其時，然因欲救濟目前之急，可命滿蒙邦人各銀行，組織一個匿名組合，以其各組合員爲連帶向政府預金部，融通一千萬元，以便轉貸在滿蒙第三流之商工業者，方可援助其開拓滿蒙之富源，

(十二) 獎勵內地中上資產家及高等遊民，投資於滿蒙農工各事業，並收買土地，

方可開拓移民之地盤，

(十三) 鮮民歸化中華問題，不幸因中華側非常緊張，且處處施行防禦手段，信此問題決非今日可以實行，必須珍重討究其對策，靜待其時期到來而後已，至於朝鮮地方之移住北滿者，可依向來之獎勵而繼續之，唯此後對於企業的及商業的之鮮民移住北滿，更須特別以獎勵之。方可開拓北滿之富源，以助貿易之發達，而在內地失業之鮮民，可由各地方官獎勵其移住南北滿，方可以緩和國內失業政策，

(十四) 對內地人移住滿蒙之分配率，以十分之三移住於南滿，以十分之七移住於北滿，

(十五) 在滿蒙各領事館組織內地移民地盤開拓調查會，以各駐在官及民間會社員等為調查職員，專以調查移民候補地以將來舊式農工業改良及發展之事，以便調節我民糧及人口問題，

(十六) 獎勵南滿沿線，各創設地粗製及半製工場，

(十七) 大連農事會社者，乃民間移民事業，可由政府極力補助其成立，

(十八) 此後對滿蒙之移民獎勵，不但政府須以最急之努力，亦須獎勵民間團體創設滿蒙移民事業，

(十九) 此後對滿蒙內地人移民，補助條件可改正如左，

(甲) 每戶之移民給與墾地，以八町步爲最多，(官有及滿鐵所有地)

(乙) 如移住墾地既爲邦人所有者，則此政府貸其低利資金，收買其耕地，即華民所有者，亦然，至其貸與金，可作二十年長期攤還方法，

(丙) 移住民選定方法，如退伍軍人者，可由在鄉軍人會推薦而採用之，其他者，可委託各市村村公所，精查其本人及家族之身體，可堪農作勞動者而採用之，

(丁) 旅費之支給，每一戶補助移住費三百元以內，而鐵道省乘車費特以三割引，其他如朝鮮南滿各鐵道及船賃，則特以五割引以優待之，

(戊) 家屋及水井建築費，由政府補助五分之三，

(己) 移住後之生活費及農具費，由政府另貸其低利資金，

(庚) 對於間島方面各項之施設，尙須待朝鮮當局之考究者頗多，自此而後，對該方面之施設，可委託朝鮮總督代爲計畫一切，

(一) 利用南北對立而潛謀解決滿蒙懸案，

我見東三省之政狀，似乎非常平和的而維持其治安，因此帝國對滿蒙懸案益乏解決之機會，言念及此，不勝慨嘆難堪，此乃小官在任中之過失，自己對此亦覺罪大惡深，如昔日吉田前輩在奉天任地，以「失既離弦，四字之急電，而促田中外交對滿蒙實行積極強硬政策之時，乃帝國解決滿蒙懸案最好之機會，無如事有湊巧，因南京政府勢力一舉而及滿蒙，從之而影響我對滿蒙之積極強硬外交政策，以復不

能喜見滿蒙懸案解決之曙光，此乃帝國對滿蒙政策最爲遺憾之時期，然事至今日，東三省官民非常覺醒，且集中其人才於邊防公署，以發揮其統一之主權政治，又藉統一的南京政府權能，以爲奉派外交之護符，因此益使帝國對滿蒙之外交極陷於無可如何，終而使帝國對滿蒙懸案益無解決之望，加之我政府對華欲以經濟貿易爲主義，而中華之富源，悉在長江流域一帶，至帝國對華貿易額，亦以長江流域一帶爲巨額，因此關係帝國對滿蒙之強硬，長江流域一帶，必因反對帝國對滿蒙之強硬而發生排日，以貽帝國對華貿易之不利，終而能牽制我國內之經濟局面，夫奉派之利用南京政府爲對我外交之護符者，真可謂賢明之策略也，東三省官民，昔日無不懼我威權，不論受我外交上如何壓迫，亦不敢作排日之行動，豈料最近之東三省官民，露骨的輕視我國威權，胆敢公然運動排日，於此足證東三省官民之覺醒，而對我之心理亦已完全變化，如我國學者及思想家等，每到滿蒙視察之時，觀東三省民對我惡感，無不各抱非常杞憂，且承弊原外相之內訓，對華外交必須以長江流域之經濟地盤爲外交對像，亦須察其民氣之所趨，以爲對華外交之出發點云云者，誠哉斯言，蓋我學者及思想家等，無不以中華民力爲可畏，而英德美之學者及政治家，亦作如此感想，而我濱口首相，亦作如此之感想，例如老大帝國之英國，費七十年間之努力，在長江所得之地盤，因廣東上海各地之排英，英政府不得不犧牲其七十年間之努力所結晶之長江地盤，而徒自無條件的許中華民國奪還，他如帝國出兵山東之

第一回，只出一旅團之兵，便爲中華民國作排日之懷胎，繼出一旅團之兵，不幸而促中華民國排日之分娩，因江長方面之排日四起，故不得不急自忍損以撤兵，此乃帝國對華外交，最近受中華民國衆排日魔力所牽制之第一經驗，他如田中因欲培養滿蒙強硬外交之成功計，毅然出兵濟南，遂惹出濟南不幸事件，事後上海漢口一帶發生大排日，因受中華民國衆魔力之牽制，致我國內之商工業蒙重大損失，因此田中外交不得不忍辱於不利條件之下，而急撤兵於濟南，檢討帝國與英國在華之勢力，每被其非武裝之中華民國衆魔力所打倒，更檢中華歷史，秦亡隋亡元亡清亡者，悉非亡於兵力，皆亡於其非武裝民衆之魔力也，於此足知其中華大衆之勢力，比之五十珊攻城大砲更有威力，夫如是豈可不畏乎哉，

而奉派知利用其長江流域大衆之勢力，以作牽制帝國對滿蒙政策者，其實無異羅列攻城大砲於其門戶，嚴禁帝國勢力激進於滿蒙也，幸審知奉派對我之外交術，皆以外寬內嚴爲方針，而加昧於遠交近攻策畧，小官乃利用奉派之外交方針爲方針，故東三省官民對我感情險惡之今日，尙不見排日之產生者，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此係承林權助前輩之指導，利用奉派內嚴外寬之外交術，反藉其政府勢力，以牽制東三省民排日之大魔力，故在任中雖不能爲皇國造幸福，然亦信無有大過，此皆監督官指導之賜也，然東三省排日魔力雖可利用奉派之內嚴外寬之外交術以打開之，而我對滿蒙之懸案，在今日確未到解決之時期，因奉派袖中藏有排日魔力之傳家

寶劍，倘我國如強迫其解決滿蒙懸案者，彼奉派袖中之排日傳家寶劍，必然取出而高揮，倘有爲奉派最有力之後援者，即統一的南京政府，及長江流域之排日大魔力也，因此帝國對滿蒙外交，頗陷於不利，幾成爲罐頭的外交，然帝國終探何方針可打開滿蒙懸案解決之難局乎，唯左二策擇其一而已耳，

(甲) 堅耐長江流域排貨之苦，而強迫奉派與我解決滿蒙懸案，

(乙) 滿蒙懸案付之自由成行，以專力擴張長江流域經濟地盤，容後徐徐待滿蒙懸案解決機會，

依以上之第一案，滿蒙外交，既於不知不識之間，被南京政府所統一，今日倘如忍長江排日之苦，強迫東三省政府與我解決滿蒙懸案，不但非其時代，亦非其場所，若依第一案則得解決滿蒙懸案者，其所得之利，不足以償長江流域排日之損失也，

倘如實行第二案，以滿蒙懸案解決付之自然，而一意堅固長江經濟地盤者，則不啻帝國對滿蒙政策之大柱，是亦帝國自銷國勢發展之路途，當此對滿蒙外交進退兩難之今日，如非籌其打開策，終必變爲外交國難產業國難之重大問題，

察中華內亂正亂之今日，正帝國解決滿蒙懸案之好機會，此千載一遇之機，切不可失，蓋帝國對滿蒙之懸案，如一日不能解決，不啻千日之損失，因奉派利用我對滿蒙懸案尙未解決之機會，彼乃以消極的孜孜而擴張其勢力，似有非粉碎帝國在

滿蒙之特權不肯放手之勢，例如奉派之金融行政，如奉票大落之今日，世人無不料其東三省民因怨張長官政治之無能，從之而能因奉票降價發生大內亂，以報復張氏惡政，而開滿蒙經濟金融新局面，然事有出於我日本人意外者，東三省民不但不敢怨恨張氏惡政，民間反自爲極力維持奉票聲價，其程度比之其惡政府更熱，此真不可思議，他如奉票荒至極點之今日，其市面金融非常凋落，而東三省民爲張氏惡政治所惑，尙有勇氣提倡國貨，設立工廠，收回對外貿易權，禁止行使我們金票，禁止與我銀行交易及借款等者，無不藉收原益權爲名，而實行排日之手段，東三省民受奉票苦慘，尙有如此之勇氣，足見其大衆勢力尙非常險惡的以對我之證據，其他如東三省民由毅然決然之大精神，與上海天津青島各地中國商人，嚴守銀貨單位制之交易，意欲藉此以杜絕我國商人不得奪取其特產權之牛耳，按銀貨單位制如實現我在滿蒙貿易商，素以天津青島上海之中國人爲顧客者，無不須受非常之大打擊，終必陷於破產或廢業之慘，夫如東三省官民以執拗的而欲打倒帝國在滿蒙之勢力者，真可謂無微不至，牢不可破，如其術策之優秀，乃我日本人萬萬不能及，尙有調整的抗我之力，奉天政府藉北寧路之權能，以減稅減運費主義，猛烈抵抗我南滿鐵道，此與九國條約相背其旨，然奉派更不顧條約之蹂躪，毅然猛進其主義，遂使我滿鐵受莫大之損失，真可謂無國際情誼，亦無共存共榮之誠意，無如銀水大降之今日，乃奉派與我國作經濟戰最有益之時代，我國既當大不利之地位，唯聽奉派之

跋扈，別無良策，加之奉派乃最巧於自利主義者，爲中華治者之魁，權謀術數縱橫之中華治者，尙無敢與敵，況乎紳士國之日本爲政者乎哉，他如利用其自有鐵道網，獎勵其多數移民於北滿地方，奉派之特對此而致其力者，其目的如左，

一，欲藉中華移民勢力膨脹，而可自然的殖其在北滿之政治及經濟勢力，
二，可藉移民之力，而一手握北滿特產品之牛耳，方可援助其國之商人，奪取我國民在滿蒙貿易之取引權，

三，利用其忍苦耐饑之中國移民勢力，以打倒我在滿蒙邦人及鮮民之勢力，
夫如奉派者汲汲而擴充其勢力，不啻爲我國滿蒙政策之大強敵，世人每誤解亦俄爲我國滿蒙政策之逆者，皆神經過敏之詞，其實俄勢不足懼，反以奉派之勢力爲可懼，本職居奉天許久，察其奉派對抗我國之經營，無不得寸進尺，徒使我國無可防禦，加之治安警察權，商租權，鐵道權，金融權，特產品販賣權等之交涉，尙未可樂觀，從之我國在滿蒙之所謂特權者，唯南滿鐵道軌條之間而已耳，蓋我國在滿蒙之特權如此之狹小，如奉派之猛進經營，我國確無權力可與之對抗，果我國如欲打出滿蒙新局面者，對前記各特權如非急速取得之，請思我國欲以何爲滿蒙發展之新機軸乎，況奉派者，最善能發揮其非努力主義，彼欲用我之施設爲彼之利益運用者，則不待言，請觀奉派之獎勵中華移民，每年如洪水，有七八十萬人之流入滿蒙，如論其奉派對此移民所支出之經費之若干乎，每年恐不及十萬兩之開消，所謂一

舉數得「事半功倍」云云者，乃中華爲政者之最慣行之施政方針，倘我國欲如奉派之獎勵移民於滿蒙如斯之多者，其經費每年至少亦須有五百萬元至八百萬元，方足其用，在滿蒙同一之施政，我國之經費須如此之多，國家財源困迫之今日，如欲使滿蒙事業計劃之實現，第恐只與南柯一夢同，然如欲做中華爲政者之「事半功倍」方針者，恐我日本難辦得到，因滿蒙土地及人民非我之所有，請問欲命誰可爲政府後援，而實現「事半功倍」之方針乎，便宜程度既不能如奉派者，然果如何可爲發展我滿蒙勢力之助手，誰不知唯賴商租權，既得鐵道權，警察權，金融權，特產販賣權等之速謀實現，帝國方可藉此特權，以抗制奉派之勢力，方可以封鎖奉派勢力之自由，及發展其勢力於我特權地帶之滿蒙，帝國滿蒙政策如欲望其最後之曙光者，確信唯此一途而已耳，無如中華政治之不安，內亂頻發，從之我國欲取得前記各特權，往往而爲時代所制限，及南北統一而後，奉天外交權歸併南京政府，因長江流域之排日可懼，從之我國欲取得前記各特權之機會益爲減少，甚至陷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之苦慘也，

帝國對滿蒙外交，不敢實施強硬手段者，因恐長江方面之排日而能影響我國經濟政策，以經濟發展爲外交方針之我國，在長江貿易地盤，益不得不力謀其堅固，加之中華國民居於長江流域者，占有三分之二，是故我對長江方面之外交，益須非常謹慎，方可完我對華外交目的，倘中華有南北兩政府分立之時，我對華外交應須

因之而變更，如在南京方面者，則主懷柔外交，以便圓滿長江方面之感情，以此而可固我在長江貿易及經濟地位，至對於北方之外交者，則取恩威併進主義，先以恩與北方政府及各要人，以求其與我感情密接，次則以威加奉派，以迫其與我解決商租權，鐵道權，警察權，金融權特產販賣權等，方可以解決滿蒙政策而為國家造百年幸福，然中華政治如可南北分立，其政治及國際勢力地位自能輕低，彼時帝國如以威迫北方政府與我解決滿蒙懸案，彼必無可我何，終必依我之要求而承諾之，一面則以金錢魔力，封北方各要人之口，一面則以條件與奉派，作表面上之交換，方可混淆世界之耳目，並可緩和中華民國之感情也，然所謂利權交換條件為何，如以本職之意見，如左各項之權利，皆可與奉派以為交換條件也，

一，承認北方政府為黃河以北政府，

二，供借款與北方政府，

三，贈天圖路全段利權與奉派，

四，取銷神原農場權利，

五，以無利息放款五千萬元，與奉派整理財政，以作金融權特產品販賣特權之交換，

六，放棄治外法權於滿蒙，以作商租權之交換，並僱聘我國人為警察顧問，以好藉此而取得其警察權，

七，放棄滿蒙交涉未濟之四百餘件損害賠償要求權，
八，供借款與奉派，以爲善後借款，

依以上爲表面的交換條件，世人自不誤解對滿蒙以強制外交而行帝國主義，從之自可緩和國際及中華民之感情，即立在北方政府反對地位之南京政府，亦能暗中贊助帝國對滿蒙之強硬行動，藉此以爲攻擊北方政府之材料，從之長江方面之華民，必能因此而致恨於北方政府，斷不敢移恨於帝國，夫如是帝國在長江流域之貿易及經濟地位，自可保障，我貿易經濟之對外方針，亦自不枉，對滿蒙政策則可望見其曙光，是故中華南北政府如分立之時，不啻天特賜我國以滿蒙難題解決之好機會也，是故吾人對此頗爲期待，深望對華外交關係諸公，對北方政府之樹立，可極力與以援助其成功，將來方可使之爲帝國滿蒙問題解決之前驅，本職不勝希望之至也，

奉派之鐵道交通進展必須極力防禦方可保帝國在滿蒙之特權不被打倒

帝國臣民之對滿蒙視察，往往輕視奉派能力，因此而受難者，如今日之南滿鐵道是也，蓋奉派人物無能者雖多，而錚錚者亦頗不少，與張作霖全盛時代之無有人才者大差矣，東北人才今既集中於邊防公署，彼人才濟濟孜孜而運動主權恢復，是故駐滿蒙之歐美民，早已料奉派之勢力，必有大爆發之日，如昨春英國領事以個人之感想而向本職曰，觀張大元帥時代之東三省，爲三個勢力而分立，而今日之東三

省政治勢力則集中於張長官一身，於此足證張派之善能活動，且察其官民之事業熱與鐵道熱之程度頗高，恐東三省不出十年，其鐵道必成爲蛛網，從之其政治及經濟之勢力，必可達驚人發展無疑，將來三省之外國人貿易權，亦能因此而漸漸被中華商人所奪回，不卜可知云云，本職則大反對英國領事之說曰，觀中華治者，皆非努力主義，且凡事徒事宣傳，而無實際，如欲見東三省中國之鐵道如蛛網者，須待二十一世紀，如中華商民有實力可與外國貿易商對抗者，至早亦須至二十世紀後半時代云云，然至今日察奉派更有其實力以實現葫蘆港建築，更有能力而可實現所計畫之鐵道網，此誠我國人料想難到之日，於此足證我日本人觀察滿蒙之判斷力，比之歐美人更劣一倍，然究推其原因，我國人悉以張大元帥時代無人才之奉派 作滿蒙趨勢判斷之基礎，因此而鑄成錯誤，唯我陸軍當局，早已料算奉派之勢力難侮，彼奉派雖劣於目前處置，而巧於遠大經營，如其特藉邊防公署機關，以集中其政治及經濟勢力爲統一，以作與我滿蒙勢力對抗之司令塔，是故我陸軍參謀部百計圖謀，欲打倒其邊防公署機關，皆不得其機會，如其葫蘆島港建築，或鐵道網之計畫，或經濟，或國防，或外交等之計畫，其發展者，無不以其邊防軍公署爲原動力，又如外交權者。名雖合併南京，其實無不仍措在邊防長官之手，因此帝國對滿蒙外交之運用益難圓滑，我陸軍當局計畫打倒其邊防公署者，真可謂對滿蒙政策之一助，蓋邊防軍公署機關如可打倒，其奉派之勢力，自能還原而分散於奉天，吉林，黑龍

江，等省，從之其勢力輕薄，自能減少與我對抗之能力，奉派方無調整勢力以發展於滿蒙，夫如打破邊防公署之機關者，帝國滿蒙策略上頗感大有其必要也，無如張長官之勢力日就發展，勢如冲天，似乎非藉南北政府之力可以抑壓，因此欲望其邊防公署之解散，頗感爲難，是故必須待其奉派內部之感情爆發，方可利用其自然的機會，而打倒其邊防公署機關，不然，如北寧路挾其政治的勢力，而與我南滿鐵道對抗者，是亦由其邊防公署以產生，夫奉天之邊防公署者，就是中華政府專欲打倒帝國勢力於滿蒙之中華拓務省也，他如北寧路者，就是中華之南滿鐵道會社，專欲以此而打倒我南滿鐵道利權之用，

然奉派之政治的勢力與經濟勢力如此之躍進者，頗可促我日本之注意及防禦，方可以保我在滿蒙特權之安全，如奉派之致力於北寧路，而欲與我南滿鐵道之競爭者，足證其胸中必有何等之確信，如最近在四平街方面，勸誘中國民須利用中國鐵道之宣傳運動，抑或將瀋海，吉海，北寧路等合併爲一機關者，以此而可證奉派傾盡心血，以積極的而欲與南滿鐵道作永久之一抗者，明矣，

當此之時，帝國官民，必須和衷協力，視奉派爲東亞猛虎而防禦之，方不致有誤我國前途，亦不致有枉滿蒙政策也，

他如東北交通委員會所計畫以三年繼續事業，而欲延長其鐵道網五千華里云云者，此雖可料其爲無稽之談，在東北今日之財政，第恐此三年內，必無實力可完成

其五千華里之鐵道，然他如營口至溝邦子間，及打通線等之複線計劃者，視察奉派既有其實力可實現葫蘆島港者，然欲培養葫蘆島港之繁榮計，其打通綫及營口溝邦子間之複線計劃，或者奉派有其實力可實現亦未可知，此計劃如實現，則其葫蘆島整備完成，我南滿路及大連港益受其致命傷，無如滿鐵要人，多不信奉派能力，過於輕視之，然以本職之愚見，打通及營口溝邦子間之複線工事，奉派確有其能力可完成，深望我關係當局，必須早日施防禦手段，較為得策，請檢察奉派近來所施對外之事業，不論利益之有無，唯以主權強固為根本目的，而勇往邁進，此與文明國家，凡對外之施設，不惜費盡莫大金錢與犧牲，一意欲求其目的之達到而後已者相等，如論非努力主義之奉派，一舉而變為努力猛進主義者，真可令我日本吃驚，深望我當局必須細心極力調查其內容，速施防禦手段，方不致我特權被其打倒也，

美國勢力侵入滿蒙最後準備既成

夫美國之東亞進出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鐵道建設，及放資時代，昔日屢欲買收南滿鐵道之權利，或運動錦愛鐵道權者，皆屬第一期之滿蒙進出計畫也，第二期則為放資時代，如昔日欲以一億萬元借款與中國，以幣制改革借款為名，而欲投於滿蒙諸企業者，因被帝國早知而破壞之，以致未見實現，如今日在滿蒙之美國銀行等，無不帶有滿蒙企業投資之使命，事因中華政治尙未堅固，又與帝國懸案尙未終結，因此美國財團，對滿蒙企業放資未敢安心，是故尙不見其露骨的行動也，然美

國之資本家，腦裏早既蘊蓄滿蒙企業投資之念矣，第恐任何打擊亦不破也，其所謂第三期者，則軍縮條約成功，乃滿蒙美國進出之準備即成時代也，蓋美國之欲進出滿蒙，因帝國強盛，是故萬事皆不達其預定之計畫，故藉軍縮爲題，一舉而制限帝國軍備擴充，欲使我無力可伸張於滿蒙，此不啻直接封鎖帝國勢力，不能發展於滿蒙，夫如是，帝國爲東亞主人翁之地位，一舉而被美國所倒矣，則將來東亞之一舉一動，無不須仰資本帝國主義美國之鼻息矣，美國立唱軍縮之真目的，係欲保障其在遠東貿易及企業之安全，是亦彼國之資本欲投東亞，不得不藉軍備縮少問題，而建設其金箱之安放地帶，以便命中華民跳舞，彼則吹笛以應和，方可使我日本無有插足於中華之餘地也，所謂第三期軍備縮少時代既達成功，我日本之國力盡被封鎖，此真可謂美國進出滿蒙最後之準備既成者也，然美國之滿蒙進出，猶以貿易及放款爲唯一之目的者，則不待言矣，然帝國之經營滿蒙，所缺欠者唯資金耳，倘美國以強大資金借與奉派，而與我直接競爭之時，則帝國在滿蒙之經濟地位，必然一舉而能被奉派所奪以轉贈美國也，加之奉派如得有金力之後援，彼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以其政治爲後援，得寸進尺，以激烈的侵犯我在滿蒙之特權而無疑，此真可謂帝國受難時間將至，我豈可不早日防備乎哉，奉天美國領事報告其政府曰，張長官雖年少，頗富統治的才能，且經濟交通產業等之行政，無不日見其穩健的發達，加以參集其幕下者，皆爲東三省一流之人物，其愛國心及愛鄉心之橫溢，及以必死之

努力，而開拓其管內之富源，夫如東三省治者之活動，實爲中華治者中罕有其類，因張派人物，多爲少壯英才，頗有近世的之政治及經濟智識，且頗有勇往邁進之精神，例如南滿之日本浪人北滿之赤俄化魔手等，無時不攪亂東三省治安，而其東三省政府，仍然自由自在而確保其安寧，此即可爲張氏政治成功之證據，因此世人莫不認東三省地方爲中華之安樂地，夫如張大元帥時代之東三省，一見似乎日本之東三省，是故歐美文明國之投資於滿蒙頗爲躊躇，然自張長官政治產生而後，日本在滿蒙之勢力，日見凋落，中國之勢力，日見擴大，世人無不期望張長官政治如再延長五年之久，其滿蒙之中華主權自可名實相符，而可達我國之理想，因此僑華及僑日之我亞米利加官民，對張氏之政治頗欲愛護之也，更見東三省中華官民之與我國感情頗爲良好，而對日俄二國感情則非常險惡，我國如能乘此機會，以潛航艇式，與張氏更進一層之親密，自可依此而擴大我勢力於滿蒙，可實現我資本大爲放款於滿蒙之政策，亦可償我資本家之願望，而可解決我國資本過剩之政策也，如紐約財團計畫此十年內，欲放款六十億萬元於中華，按放款於滿蒙之額，爲三十億萬元者，第恐有過於誤算，按滿蒙之富源雖大，鐵道，農林，礦山等，大半雖尙未開拓，其可消納資金者，雖三十億萬元亦可消納，無如其鐵道，森林，礦山等，被日本勢力所制抑，或權利既被所取者頗多，除與日本關係之部分之外，可消納我資金者，在領事館時常秘密調查而按算之，此十年中之滿蒙，可得消納我國資金者，以十

五億萬元爲最多，按我國之資金，如欲多數放於滿蒙者，必先徐徐援助張長官之勢力，橫溢進展，方可藉其勢力，以驅逐日本勢力於滿蒙，斯時，即我亞米利加資金光輝之時代，至我資本之於滿蒙，如欲圖安全無慮者，亦須援助張氏之勢力旺盛，方可牽制日本勢力之發展，而免危害我滿蒙放資之地位及利益，亦可開拓滿蒙爲我亞米利加資金無限放欸之地盤云云，

夫美國領事之報告如此，足證其亞米利加之欲以資本帝國主義風靡東亞之勢既成，且乘軍縮會議之成功，則美國欲以其資本帝國主義侵該滿蒙之最後準備既成，此後必能以急轉直下方法，而猛進其勢力於滿蒙而無疑，滿蒙主人翁如我日本，對美國有滿蒙之一舉一動，必須用盡外交策略以制之，方可保我滿蒙特權之安全，然所謂外交的策略而牽制美國國勢伸張於滿蒙者爲何，蓋美國既欲援助奉派之勢力發展，以作打倒我國特權之具者，我國則以強硬之外交策略，而抑制奉派政治勢力之膨脹，倘奉派以經濟的勢力進出者，我則利用我南滿鐵道機關而與之競爭及抑壓之，以此自可間接的抑制美國勢力，而伸張於我勢力範圍之滿蒙也，如奉天美國領事之致其政府之報告，論其言動與動作，似乎視滿蒙天地唯有奉派而無有我日本，此與平和國際之原則大有違背，其實令人慨恨難堪，無如其報告乃屬秘密，係由駐美大使館員所探出，是故帝國政府對其奉天美國領事之非國際的言動，不能以公然的而抗議其謬論者，爲帝國在滿蒙之威信計，不勝痛嘆難堪，當時幸得弊原外相之措

導，藉小官自己有喜事爲題，而招妥英美二領事於我奉天總領事官邸，小官以個人資格，於席上作如左談話，以戒告美國領事之謬論，

軍縮會議既告成功，貴國將來於東亞必可博主人翁之地位而無疑，我日本不勝期待之至，倘爲世界金箱國如貴國者，如能投資多額於滿蒙，第一受其利益者，爲我日本，次則中華，然滿蒙雖爲中華之領土，如論其實際不論政治或經濟等之特權，無不措在我日本之手，無如貧乏國之日本，因資本薄弱，以致徒擁莫大滿蒙之特權，而不能全部即時開拓，因此頗影響世界國際之利益，是亦損失日華之利益，無如中華方面對滿蒙利源之開拓，悉無有其能力，又無有其資金，日本爲欲世界國際之利益計，不得不盡滿蒙開拓之義務也，是故我日本官民，無時不渴望貴國投資滿蒙，蓋滿蒙富源之廣大，中華雖無有其能力可保持及開拓，因我日本在滿蒙之歷史經濟實力等之特權關係頗深，是故不論如何犧牲，亦必欲確保滿蒙爲安全地帶，因中華側之無有其能力，我日本益有安妥保障之義務，方可使歐美放資國之安心，倘貴國如能供我以資金開拓滿蒙者，敝國當能獻身以確保放資國之利益，比之貴國直接放資與奉派，信可安全數倍，然余欲披瀝心腹之言，奉爲貴領事參考者，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滿蒙之時，能重視我日本在滿蒙之實力歷史及經濟等之特權，而與我日本提携者，我日本當能確保投資國之利益權及權利，不然如輕視日本在滿蒙之實力歷史經濟等特

權，而誤認奉派爲滿蒙之實力，而與奉派提攜投資於滿蒙者，以余個人之意見，不勝爲投資國危，是亦投資國自投其失敗之路，請靜察貴國之在墨西哥國之實力及歷史與經濟之特權者，悉與我日本在滿蒙之實力歷史經濟等之特權相同，如英法各資本家，不知利用貴國之實力，而與貴國提攜投資於墨西哥之煤油事業，反誤認墨西哥政府爲實力者，而與其直接提攜經營該地之煤油事業者，無不終歸於失敗，其後幸英法資本家放棄與墨西哥政府之提攜，而轉與貴國提攜，方克得如今日在墨西哥煤油事業之成功，此豈非貴國之歷史乎，倘能以此而律之，蒙之放資，自無錯誤，此乃余個人之感想，而上申貴領事爲參試耳，做日本政府對世界不論何國欲投資滿蒙者，不論其與帝國提攜，抑或與奉派直接提攜，在我日本必以無差別而歡迎及保護，蓋帝國之於滿蒙，素以國際利益及日華共存共榮爲一貫的主張，不論何國投資於滿蒙，在我國當能犧牲自己，而爲投資者謀利，及保其安全也，貧乏國之日本，頗願大借貴國資本，以開拓滿蒙也，

美國領事聽小官以個人資格，作如此之講話，頗抱同感，而其所主張之欲援助奉派勢力發達，以阻我勢力發展於滿蒙之謬論者，諒必能自爲反悔，而小官確信美國領事必能覺悟其主張之錯誤，而能與我日本提攜無疑，然美國之貿易，在滿蒙之今日，雖可謂非常發達，而暗察我進展滿蒙貿易及企業投資之方針，在奉天總領事

館極力搜查其方向，至近來方發見美國在滿，悉潛伏於我勢力下，而伸張其貿易及企業放資以保其安全，於此足證美國發展滿蒙之巧妙也，無如軍縮條約既成，則美國風魔滿蒙準備既成，彼或因此而變更其方針，轉依附奉派勢力之下，亦未可知，倘我國如能牽制奉派之活動，使奉派勢力不能超過我勢力範圍之時，美國則因此而不敢依附奉派勢力，而伸張其經濟的大魔手於滿蒙，不卜可知，蓋此後之滿蒙日美華三國新勢力之發達，其三角戰必然激烈，帝國必須斷然牽制奉派之活動，方可間接而牽制美勢之發達，按美國今日對於北滿鐵道交通之投資，傾其全力，次則為滿蒙中華鐵道材料賣之渡是也，譬如北滿鐵道之投資者，與我日本滿蒙政策大有死活關係及利害，其將來實現之時，不啻與我日本獨立及繁榮上以一大脅迫，當我日本之危機正懷胎於滿蒙之今日，必須強為發揮其外交手段，以壓制奉派為制美之機，方可為國家造成千軍萬馬不敵之地盤於滿蒙，以免我日本東亞主人翁之地位被人打倒，

夫抑制奉派勢力之進展，就是粉碎東亞大戰之搖籃，欲牽制美國勢力之進展者，亦是唯有此法而已，論亞美利加國現時在滿蒙發展之趨勢而視察之，其所抱之鐵道放資工業放資等者，莫不向滿蒙富源地之北滿而欲進出，意欲以我帝國之少特權關係之北滿，為美華兩國接近之媒介地，是亦欲以北滿為美國資本帝國主義之司令大本營，以便將來與奉派攜手南下，一舉而顛覆我日本在滿蒙之地位，加之奉派者

，素行遠交近攻，及以夷制夷之外交術，其美國終必不知不識之間，而中奉派之外交術，或者因此而造成華美二國之合作攻我，亦未可知，夫如是，我豈可不千萬分緊張以防禦之乎，至美國在南滿發展之趨勢，雖不如在北滿之露骨的孜孜而謀取鐵道權利，或工業之放資，然其大連之貿易額，比之歐洲大戰前，既增加十倍矣，在南滿貿易如此進展，不免令人吃驚，俟今日東三省中華官民對美之感情而論，其美國在南滿之貿易，必可得預算以上之成功而無疑，加有其花旗銀行及美華銀行等之金融機關，皆受其美國政府融通最低利資金，以培養其滿蒙各貿易商之發達，現時最注其力者，則為鐵道材料自動車煤油等是也，按現在南滿之美國貿易商，受其政府之直接補給，且時常為其政府收集各項情報者，如美孚油公司等，

按美政府之對滿蒙貿易及放資政策，似抱非常之興味及希望，故欲於最近時期，特設商務官於奉天，倘美國商務官之派遣如實現，吾人深信美國對滿蒙之貿易及經濟勢力進出等，必有一番驚人的大發展，可為預料，夫美國進出於滿蒙者，不論其為貿易乎，抑或放款乎，均為我日本之大不利，無如彼美國資金之巨大，又加利息之輕賤，與我日本所謂低利更下其程度，因此種種關係，徒使我貧乏之日本無如他何，唯聽其虎視眈眈之美國勢力，跋扈於滿蒙，別無良法也，

我在滿蒙之內地雜居權必須藉貿易擴充為題先實現於蒙古方面次而延長各地夫如內地雜居權者，乃二十一條之一，然該條約雖既成立，因中華側以無理挑

難而蹂躪其條約，是故帝國尙未能享其實利，言念及此，不勝痛嘆，當帝國在滿蒙之特權正感薄弱之今日，理須早日圖其二十一條特權之恢復，方可廣我權之運用，此不但我等外交當局者之熱望，第恐我七千萬國民，無不作如此之熱望也，不幸「二十一條例」五字之於世界外交及對華外交上，既現出非常之惡現象，倘欲依舊題而以單純的外交權發動以圖其恢復，宣傳聖手之中華，必能利用此題，而作中傷帝國之具，從之帝國必爲世界所誤解，而陷於外交上不利之地位，然欲外交上之有利，必須藉蒙古貿易擴充爲題，先扶植勢力於蒙古，獎勵多數商人移住於該地，以備將來可藉其機會，於不知不識之間，使中華於蒙古承認內地雜居權，我到時，則以蒙古爲雜居權之慣例，而徐徐延長其慣例於各處，以此總可持之以爲特權也，蓋對華之外交手段，必須以借題發揮爲方針，方不致中其宣傳聖手之計，加之蒙古事易擴張，乃我滿蒙政策重要之一，既有內地雜居權之副帶作用，不啻一舉兩得事業，故吾人確信蒙古貿易之擴張，雖一日亦不可遲緩，且蒙古者，乃滿蒙富源之心臟，其貿易之牛耳，我國必須執之，方以抑制中華之政治及經濟勢力之發達，蒙古特產販賣權，我國因貿易之發達，亦可同時執蒙古特產品之牛耳也，我國官民及資本家等，久既注目之呼倫貝爾市場，事因殿戰前赤俄勢力全盛時代，我國之政治及經濟勢力，欲扶殖其地方，頗爲困難，亦因赤俄之於北滿地方之經濟勢力，高占優勢之地位，其市面所流通之紙票，無不爲俄國之盧布也，我國之金圓，無立足之地，幸

今日之呼倫貝爾地方情形一變，我國之金圓或紙票到處橫溢，背後有政治勢力之中國紙票，信用全爲墜地，幾乎無我日本之紙票。不足以爲市場信用及流通之概，今也，正我貿易發展於蒙古之秋，如此二三年來，我政府派赴蒙古之遊商隊，到處受蒙古民之熱狂的歡迎，加之我陸軍之別動隊，及南滿鐵道會社所派出之蒙古感化隊，到處宣傳我日本事情於蒙古上中流，因此蒙古民近來對我日本之感情，非常良好，進而自請欲與我國結生死聯盟者，大有其人矣，迴憶我資本家侵入蒙古之時，始自俄國革命後，其內亂尙未平定之時代，由北滿而西進，當時由蒙古民所買取之森林權，屢被中國地方官否認，其後俄國舊吏等，希望保持彼等北滿利益之地位計，故代我國資本家，向中華當局說項，方得完全取得其森林權，因此我國民在呼倫貝爾地方之企業，以林業盛極一時，迨至一九二四年中東路歸蘇俄管理之時，其中東路理事忽命其路車輛，不許爲日本人轉運木材，因此我國人以十把一束之賤價，向蒙古民所收買之森林權，一變而爲無用廢紙，我國民至此雖非常失望，然仍斤斤於北滿地方之鐵道投資及其他企業，其西進之念仍未稍衰，且因我陸軍參謀部，因感呼倫貝爾地方，乃滿蒙軍事上重要地帶，對我勢力之扶殖，感千萬分之必要，故對欲西進之邦人，在參謀部無不破格援助，因此我資本家，在東北之期獲西進之機會者。大有其人在焉，他如在興安嶺以東地內，華民悉慣用日貨，因此我外務省，自昨年春起，補助我國商人前往興安嶺東區，擴張販路，以及運動開拓市場於該地方

日 本 對 蒙 陰 謀 會 秘 錄

，以便與南北滿之我國商人相呼應，而可一舉奪蒙古貿易之牛耳，方可使中華商人不能追隨我商人之後也，我國商人於呼倫貝爾及興安嶺地方，已佔有勢力者，首推松原洋行，蓋松原洋行之在哈爾濱地方，受我陸軍之補助建設高大庫倉，而在拉爾河及興安嶺東方，亦設立分店，聚精會神以發展我對蒙古之貿易，他如大阪方面伊藤商店等，時常派員前赴蒙古方面開拓販路也，倘我政府如欲實行獎勵蒙古貿易之時，可以前記關係蒙古貿易之已來商人爲前驅，一舉而直入蒙古活動，余確信其可到處成功，倘貿易成功之時，其他如我國資本家，皆可順勢獎勵其大投資於蒙古之森林及鑛山各事業，從之自可引誘我國移民，而深入蒙古，開拓其富源，所謂內地雜居權者，到時自可不勞而得也，他如滿洲里各地方，是亦呼倫貝爾境內之一大商業區域，將來之可爲我有望之貿易市場者，則不待言，其地方特產品亦頗盛大，無如呼倫貝爾東，北，南，三方面之地方，比較的人烟較密，天產頗爲豐富，此不但與我國工業原料政策大有可利用之關係，而其東北南三方面地方，是亦我滿蒙國防軍事上最重要之區域，然帝國爲欲完備國防及解決工業原料政策計，是故對在呼倫貝爾東北南三方面之施設，其實雖一刻亦不可遲緩（下略）。

哈爾濱領事團機關必須永久的確保

哈爾濱者，乃北滿富源會集之區，是亦滿蒙國防政治經濟等最重要地帶，是亦國際經濟戰之中心地，從之而爲北滿外交之大舞臺，在十年前之哈爾濱，無不以俄

國爲代表，幸十年後之我國勢力，大發展於該地，似有非我日本勢力爲之扶持，哈市不能存在之概，因此俄國之代表的勢力顛覆，帝國繼之爲哈市之主八翁矣。此不但我國之自許，而各國亦無不公許之也，且駐在各國官民，悉尊重我國意見，互相和衷協心，以保共存共榮之大義，和衷協力以抗奉派之不法誅求，莫非因領事團機關存在，而帝國領事執其牛耳之所賜也，如南滿對華外交往往不利，反之北滿哈爾濱之外交，往往而得勝利，無不因領事團機關之存在，而駐在各領事認識我國之特權及實力，尊重我國之發言權，故有如斯之好結果，加之奉派之外交人才及文治派之精銳，無不集中於奉天，在哈爾濱之奉派人物，不論由何處觀之，皆遜一步於南滿，因對手奉派人才配備關係，益證其哈爾濱領事團之機關，確有莫大光明之前途在焉，倘我國能極力擴充哈爾濱領事團之勢力，並確保其永久的存在，將來我對奉派之外交，皆可以北滿之勝利外交，而爲南滿之援用也，加之利用領事團機關，不但可擴充我北滿特權之便，亦可藉其團體之勢力，以抑制奉派勢力進出之幸也，不然如在兩滿者，每因帝國外交行動，往往招東三省民誤解，終而能發出排貨之不幸，夫如哈爾濱之領事團機關者，真可以謂帝國對滿蒙外交之別働隊也，無如自南北統一而後，美國對華外交，一時非常變遷，因此關係哈爾濱美國領事，對哈爾濱領事團機關之存在，似乎抱反對主義，幸因該市街土地問題尙未解決，帝國出而藉此問題強維持哈爾濱領事團之面目，是故尙可曝晒其殘骸，此乃哈爾濱領事團機關動搖

第一線，其後因南京外交部公然否認北京公使團機關之存在，倘將來北京公使團機關失其外交團體機能之時，而哈爾濱領事團亦不得不同其運命，然哈爾濱之地位，乃世界國際交通及經濟的活動場所，與政治的北京公使團大異，我國如能以此為理由，求駐哈爾濱各領事諒解，恐任中華之抗議或否認，當亦無可我何，加之北京公使團，是乎依南京之否認，終而不能發生外交團體之效力乎，此亦非我日本一國可能料略，無如北京公使團者，乃國際協調對華外交之團體，此乃數十年之慣例，斷非中華片面的之意見可能打破，而哈爾濱之領事團是亦然也，至於小官欲離任回國之時，忽接得可信情報，謂奉派近來感哈爾濱領事團機關之存置，頗不利於彼國之外交，加之依國際公法及世界外交慣例，無有所謂公使團或領事團之機關，是故奉派因此而欲指摘哈爾濱領事團，不可為地方之外交團體，聞欲極力以謀哈爾濱領事團機關之粉碎，現聞專待王家楨回任南京，與外交部相商而後，奉派對哈爾濱領事團機關，必能以外交手段而否認之無疑。然察奉派近來之致力於國權恢復之運動，頗真其面目，彼既如此，計畫終必有實現之可能性，如哈爾濱領事團者，乃帝國對滿蒙外交及經濟發展上最不可少之機關，是亦我國民投資於北滿之保險公司，因此深望政府前必須計畫哈爾濱領事團確保方法，亦須善籌抑裁奉派對哈領事否認之主張，此信為哈領事團確保之第一手段也，然問題之將來，能進至何程度乎，專觀奉天邊防公署各要人對此如何重視及緊張為推斷，故既命奉天總領事館員及一般情報員

等，極力搜查其內容之真相也，然如果王家楨亦參加其計畫者，則其問題必有一番之進展而無疑，如王家楨者彼表面上雖爲南京外交次官，其實則代表奉天邊防公署，以監視滿蒙外交各問題，倘奉天邊防公署對哈爾濱領事團機關如欲打破之時，王家楨如參與其事者，其將來實現之可能性，則非常濃厚，因此帝國不得不研究其對策，以便確保哈領事團機關之留存，而爲滿蒙外交資藉之便也，如王家楨者係由我國留學以出身，其通曉我日本情勢頗詳，從之對我發動各外交，非常巧妙，所謂中華民之有外交的天才者，則此也，至其一舉一動，非常豪俠的而男子氣橫溢，而對我日本人之言動，非常親密及巧妙，然其胸中，則秘藏非常巧妙之外交術策，斷非他人可得以窺見之也，當時如關東司令官一見而知彼爲張長官之親信，頗注意其行動，且秘密王家楨之一舉一動，似乎欲以堅忍不拔之精神恢復其國之平等地位，如論及此，或者打倒領事團機關之計劃，王家楨亦參與其謀者，或者是實，亦未可知，王家楨如參與其間者，問題之實現當爲不遠，深望當局必須早日施以防禦，以牽制奉派對此哈領事團機關否認問題，不敢作強硬主張及活動，終自可達帝國希望，而克保全哈領事團機關，方可以導帝國對滿蒙外交於有利也，（下略），

東北滿方面可以擴張拓殖事業爲主而以擴張工業及貿易副之，南滿方面以工業及貿易之擴張爲主而以拓殖事業副之

夫如租借地之關東者，雖可謂帝國之殖民地，而施以殖民政治，及經濟政策，

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

均無不可，然步出關東州地外，遠及東北西之滿蒙者，雖非帝國之殖民地帶，然與我日本之國防經濟人口食糧等，均大有關係，是故東北西之滿蒙者，皆爲我日本特殊之地帶，則真日本未來之殖民地也，殊如東北滿蒙沃野千萬里，到處皆適於耕作，且鑛山及森林之利源，無不待日本人之知識及資本以開拓之也，如東北滿蒙者，就是滿蒙富源之結晶地，是亦我日本未來之倉庫，倘我國如能善爲開拓之，其將來之發展程度，必可令人一驚，加之奉派正致力於交通鐵道之發達之今日，其東北滿地方必能因此而急爲發展，倘帝國如不急速扶植其拓殖勢力於東北滿，以奪取其發展之要素者，第恐將來之奉派，必以鎖關主義而自私其富源之時，則帝國勢力不見延長至東北滿，而在南滿各特權，亦必因此而受大打擊，夫如滿蒙得有今日之發達者，無不賴東北滿天成之富源，如農產物盛出之所賜也，一言以蔽之，如東北滿之拓殖事業者，就是滿蒙政治經濟發展之大根幹，況我食料及原料缺乏之日本，又加人口過剩之苦，是故東北滿拓殖事業之牛耳，果能被我國人執之而發展乎，此真我日本死活之大問題，苟其拓殖牛耳如可執在我國人者，其在滿蒙之特權，以及內地雜居權等，皆可由此而伸張，他如貿易及工業之枝節的事業，亦能因大根幹的之拓殖事業旺盛而能繁茂，所謂欲猛進經濟勢力於滿蒙者，必須擴張拓殖事業，及移民於東北滿蒙，方可以奪其經濟發展之大根幹，而可封鎖奉派勢力之進路，以便保我貿易及工業等，而可順調的步入繁茂之道，然欲致我滿蒙特權如金城鐵壁者，

信亦唯此一法而已耳，不然，中華移民日多，奉派勢力因此而大發展於東北滿之富源地帶，計畫封鎖帝國勢力侵入，試問帝國將何法撲滅奉派之勢力，而可保我特權及永久繁榮乎哉，如奉派之極力獎勵其移民於東北滿地方者，其目的無不欲奪取殖事業之大根幹，意欲藉此遮斷帝國勢力之侵入，奉派如此遠大的計劃者，終必能露骨的發揮鎖關主義，獨占其富源，阻我日本之前進而無疑，此令我國坐食不安，且迫於不可不施防禦，當此之時，我官民必須和衷協力，大為獎勵殖事業，及遷民於東北滿，方可以執掌其滿蒙殖事業之大根幹，而強鎮其基礎，以此而可安定我滿蒙經濟的枝幹之繁茂，而可強固其根源，如昨年中華移民流入滿蒙者，共有七十餘萬人，豈不令人驚倒乎，彼以三分之二移住於滿蒙，從事農業，以三分之一移住於各鐵道沿線，從事農工，如昭和三年度上半年期之移民數，共有六十三萬人之多，然統計滿蒙之中華移民，每年平均至少亦有七八十萬人，其中為定着的移民者，共占三分之二，而移住地帶多集中於滿蒙富源生產地之東北滿，按其移民如此發達，自可證奉派可隨時用其移民，自然的膨脹其勢力也，更密為搜查其中華移民分布區域，共有九大區域，而其分布狀況，約畧如左，

區域別

年之平均額

(一)鴨綠江流域約

四五萬人

(二)花松江流域約

二十萬人

(三)南滿地方約 五六萬人

(四)嫩江流域約 二三萬人

(五)長春北部約 三四萬人

(六)中東路沿線約 四五萬人

(七)同上東部地域約 十七八萬人

(八)烏拉河流域約 一萬餘人

(九)松花江下流地方約 十七萬人乃至二十萬人以上

依以上中華移民分布地九區之中，爲滿蒙沿倉庫地之北滿者，占有七個之多，於此足知富源地域，既被中華移民先占其便宜矣，如我陸軍參謀部所內定之國防及軍事的移民地帶，如松花江下流者，亦既於不知不覺之間，中華移民如洪水流入矣，重要地域亦多被所占，此與帝國國防及軍事頗有阻礙，言念及此，令人頭痛，頗遺憾我對滿蒙移民之無策及遲緩也，然亦因南滿乃饒確之地，合於水田之經營，加之南滿人口之密度，亦既飽和，其可收容移民之餘地頗少，唯有遼河流域之地帶，頗爲肥沃而已，他如遼東半島者，因南滿路之殖林，致一見似乎肥沃之區，其實仍爲貧瘠之地也，若松花江及烏拉河流域等者，頗不乏豐饒之地，如北滿者全面積以七成五分爲旱地，尙有一成五分可開墾爲肥沃的水田，因此關係，其中華移民多向吉林及黑龍江二省以突進，按中華移民如此之發達，如再拾年，滿蒙之人口，至



少亦可增至一千餘萬人之多，從之其奉派之政治及經濟的勉力，必能因此而推廣及增大，他如蒙古各王公之制度，亦能因中華移民之增加，而因之崩壞，而奉派到時必以其自派之官吏，侵入蒙古，掌執其政權，「盟」之制度，亦能因此而消滅，夫如中華移民發達而能牽引其國之政治及經濟之發達者，於此可以證明矣，倘我國如不急迫中華之後，盛送移民於東北滿及盛大投資於拓殖事業者，將來我在滿蒙之特權，以及食料與原料政策，必因中華移民之旺盛而受大打擊，為國家百年計，在東北滿地方創設大拓殖事業並獎勵移民之事，雖一刻亦不可遲緩也，加之滿蒙之富源，悉集中於東北滿地方，如南滿者，只為其集散地及出口地而已耳，我國如欲以經濟的猛進於滿蒙者，第一必須擴張拓殖事業，及大批移民於東北滿，以便奪取其富源之大根幹，方。杜絕中華新勢力之發達，且如欲培養我在南滿之利權發展，以及各經濟事業之繁榮，唯有擴大我拓殖事業及移民於東北滿最為捷徑，夫如是，我既可追隨中華移民之後，到時多獎勵我資本家投資拓殖大事業於東北滿，以及獎勵企業的移民於斯地者，斯時也，我可利用其賤工價，而忍苦之中華移民，為我耕作我國所應用之農產品以及各原料，以供我食糧及原料之用，倘東北滿拓殖事業興旺之時，其中華民之購買力，必然因此而豐富，斯時也，我在南滿所擴充之貿易，自可一舉廣拓販路於東北各地，從之我在滿蒙之特權，自可達極點之發達及堅固，而其金融及特產品買賣之牛耳，無不須讓我掌執，以此而欲致奉派經濟勢力於死地，何患

其有無機會乎，至於滿蒙特產品之運出，到時亦無不須聽從我國之權力及指揮，用我在東北滿富源產地而奪其特產品，由我南滿路運輸至大連港爲出口者，是亦易如反掌之事，到時一面獎勵我資本公司，在南滿路沿線，建設粗製或半製工場，以便利用東北滿之原料，而可藉此誘引其東北滿之特產品，而集中於我勢力範圍地帶，聽我自由處分，從之其滿蒙之政治經濟以及金融等之勢力，無不須歸我國執掌，以我國爲滿蒙之真正代表，以爲世界各國謀幸福，至於奉派到時任其背後有富強之亞米利加國可爲之後援，我國皆可一躍而封鎖其進出，他如奉派之鐵道網葫蘆島港等者，我亦可利用東北滿之大拓殖事業機能而制之於死地，夫如我國實行經營東北滿拓殖大事業之時，就是奉派之政治經濟勢力衰退起點之時代，請我官民和衷協力以經營之，自可拭目以待我經濟的大發達於滿蒙之日也，

岡田間島總領之講演

目下所謂對滿蒙政策者，我在南滿之特權，雖可謂美中不足頗多，如論其大概，我國在南滿之實力，是亦不可謂不大矣，無如滿蒙富源專藏於北滿及東滿地方，（東滿即間島一帶），不幸我國在北滿及東滿之特權，偏毫無所有，是故不能單刀直入，而至滿蒙之富源地，如東北滿而開拓其利源，前此其滿蒙之富源不許我國獨占及利用者，誠堪嘆惜，而奉派則乘我在東北滿富源地方毫無特權之時，以得寸進尺方針，而急發展其勢力，以杜我前進，其一舉一動，無不與我過去及未來之利益相

抵觸，爲帝國滿蒙政策計，不勝悲觀之至，東洋在歐戰後，一變而爲世界之大問題，然東洋問題，莫不以滿蒙爲中心，如論世界大問題之中心人物爲誰，世人無不知爲我日本俄國中華等三國而已耳，更就民族而觀之，又有日鮮俄華四民族錯綜其間，尙有最易惹起問題者，因滿蒙所包藏驚人的富源，然欲開拓其無限的富源者，除我日本而別無他國或其他民族可能，且欲確保其平和及安寧者，亦唯我日本方有其力量耳，夫如滿蒙之有今日者，莫不因帝國官民努力之賜，倘我日本如要求中華大開其滿蒙寶藏之門戶，許我日本自由開拓及共享其利者，是亦應當之事，如以國際共濟精神而論，是亦當然之事，檢討負滿蒙新興大使命之民族爲誰，莫不因我國以資本及智識，援助克勤克苦之朝鮮民，以開其新興之路，是故赤化帝國主義之赤俄勢力，一舉而被我所粉碎，然今日所謂我勢力發展滿蒙之敵者，唯中華一國耳，蓋中華雖無有餘裕資金，而以其耐苦之移民能力發展於滿蒙者，其實駕我鮮民之上數倍，且有主權國之權力，可爲其移民之後援，以此而比之我資金及智識，更爲有利有益，不幸滿蒙既不能變爲獨立國家，且中華統一之今日，其在滿蒙勢力逐日增大，從之爲帝國進出滿蒙之強敵，真可謂帝國處於時勢不利者也，然細察中華政局雖爲統一，乃一時的必不能永久，我國如能靜待之，滿蒙欲使其成爲一獨立國，信將來必有機會，幸目下北滿地方人文未發達，加之奉派勢力正集中於南滿，倘我國如能乘中華之弱點，取北急南緩方針而前進，以握制其東北滿之富源，亦不可謂無

有其機會，如論東部之間島地方之經濟的價值，比之南滿，確有無上光明之希望，所謂經濟的價值者，則農業林業礦業等是也，如論其面積與人口之密度，將來儘可安養數千萬之移民，且可爲我國貿易市場，實有莫大之希望，不幸因吉會路不能即日着手建築，以致其所藏驚人富源，無可攫取，而帝國之勢力，亦無緣可因之以擴張，對奉派勢力之進出，亦無可以防禦，徒賴單純的移住鮮民之增加，以作我特權擴張之憑藉而已耳，蓋我國勢力之欲發展於北滿及西比利亞者，必須由東滿之間島爲仲介地盤，以便四通八達，即可自由自在，至我對北滿及西比利亞之貿易欲圖發展，亦須以間島地方爲仲介，方得其健全之發達，如現今移民於間島一帶鮮民共有四十萬人之多，而其地方之商業農業林業礦業金融等利權，無不以我國民執其牛耳，是故間島雖爲中華領土，如論其住民，我國占十分之八，且不論何事或何業，皆以我國爲代表的地位，以此而論，其間島地方寧可謂我日本領土或準殖民地，無如移住鮮民多爲空拳之徒，資金非常薄弱，以致移民雖多，然爲中華地主之佃戶頗衆，此與我對北滿政策大相背馳，然欲解決此難題者，唯望政府獎勵多數企業的移民於間島方面，並極度融通低利資金與各金融機關，而可使其融通內地人及鮮民，向中華地主取買土地，將來如有餘力，則擴延其土地買收政策於間島附近各縣，以及東清鐵路沿線地方，到時使其北滿土地，多爲我資本家所有，從之自能以此而扶植我政治勢力於北滿地方，欲使北滿爲朝鮮民之第二故鄉者，確非難事，更欲奉爲參

考者，則間島及琿春地方市民密度之比例如左，

(一) 延和汪輝四縣，總面積一千六百五十六平方里。在此一帶之住民日鮮華通算，共有四十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八之多，按每一平方里只二百六十八人之密度而已耳，如比之我內地人口密度，每一平方里二千四百二十五人，只有八分之一密度，如比之朝鮮，每一平方里一千二百六十四人之密度，只四分之一密度而已耳，尚有撫松縣人口密度，每一平方里只二六人，安圖縣人口密度，每一平方里只三九人之稀薄，其爲豐富之富源，及廣大之土地，將來可收容驚人的多數人口者，於此可以窺知矣，倘我國如不乘此時代以急進，而先占據之，如奉派之猛進於交通鐵道之建設，不久如間島地方與中華本部交通便利之時，奉派必能獎勵其中部之移民，如洪水流入間島地方，彼中華移民之刻苦程度，更駕於鮮民，且有政治可爲其後援，倘中華移民大多數步入間島之時，其中華側之勢力必能因此而大澎脹，斯時也，我在間島地方之朝鮮民移之勢力與地盤，恐被中華移民所粉碎，從之我在北滿之勢力及貿易等，亦能因此而衰退，且必引中華英美各國之商品及資金如洪水以流入，夫如是，我國境之東滿一變，而發生數國之勢力，爲我國之強敵，以攫取我在東北滿之金融權，及特產品貿易權，終且能危害我食糧及貿易政策，更進一層而言之，我國素以百萬鮮民爲楔子，而行殖民地政策於滿蒙，倘如朝鮮移民之勢力失墜，而能影響我國莫大之利

益者，自不待言，不啻斷送百萬鮮民之統治權與中華，而中華到時亦必能善用其潮流，煽動鮮民以危我，所謂地位顛倒者，此之謂也，試觀間島方面，在駐民族之比例，自可以知帝國勢力擴充有非常之必要也，

(子) 在東北滿之朝鮮民，約有一百餘萬人之中，居於東清（中東路）沿線者，約七十萬人，居於間島地方者，約四十萬人，蓋間島居住鮮民數，占北滿移住民數，只十分之四而已，無如中東路沿線之鮮民，係散離的，而間島住在之鮮民，係集團的，以此足証間島勢力鮮民之雄大，更以其鮮民數為基礎，而與日本人及中華人與外國人比之，其比率如左，

日本人二千五十人，只有鮮民四十分之五二而已，
中華民十萬六十五人，只占鮮民數十分之二七而已，外國人百人，只占鮮民數四十分之一而已，

依以上之民族數比例而觀之，間島地方是中華之領土歟，抑或我日本之領土歟，如以住民數之多少而論，寧可謂為我日本之領土云者，亦不過言，今也，唯待地圖變色之機會，終可達我名實相符之領土權，此乃吾人最所期待，是故我國對間島問題如何重大，於此可知，然為欲援助鮮民勢力之發達，方可以扶持我皇運無窮於間島，因此感擴張我國警察權之必要，以便培養移住鮮民勢力之旺盛，方可為我開拓前進之路，加之東滿地方，係與我國境相接，如雪冰大降之時，欲以何處為日華

國境隔界，其實無從判斷，爲欲強壯我國防及發揮我威權計，帝國陸軍之駐在，必須延長於間島地方者，此亦感十二分之必要，無如今日之會議，係以經濟擴充於滿蒙爲議題，是故對於國防及政治，雅不欲多言矣，故將間島應施設之事項，詳爲陳明，

(一) 教育之擴充 鮮民者，乃帝國新大陸造成之先驅者，故其在間島方面之鮮民教育，必須一番努力，方可養成以大和魂精神而奮鬥新大陸之拓開，現在間島十八個民會之中，雖有由朝鮮總督早年補助十一萬元之教育費，然頗感不足，而居在民會區域外之鮮民兒童，則不能受我教育之恩澤，勢不得不就中華小學教育，終必能被中華所感化，而我大和魂固有之精神，亦能因此而消耗，教育施設之不備如此，與帝國滿蒙政策大相反背，加之我國之於東北滿地方，不論欲以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之猛進，此先驅者之鮮民，不得不急施以我民族特有之精神，且灌注以滿蒙大陸開拓主義，而可爲帝國開拓無上光明之路線，且凡事如不先養成其人才，終必不能收其最後之目的，加之中華政府高唱收回教育權之今日，我對間島之教育施設，必應須急速努力，方可與中華教育對抗，而可涵養大和魂精神於鮮民，以備將來可爲帝國效力，按間島教育權之欲擴充，每年由朝鮮總督當局增加二十萬元內外之補助金，自可綽綽有餘，

(二) 獸疫預防設備之擴張 夫如間島者，乃農業地與畜產之生產地，倘如一旦牛

疫發生，則我鮮民農業者，必受莫大之打擊，從之而能影響我國食料與原料問題，間接的我對北滿之貿易及特產品之販賣於歐美，能受其打擊，而素仰間島之豚羊馬鷄爲鮮民之食料者，亦能受莫大之打擊，因此種種之不利，與我經濟發達於北滿，大有防害，是獸疫預防之設備，更須一番擴充，方可以保障我在東滿利源開拓之政策也，無如間島地方，管轄廣大，對於獸疫預防施設，我國每年只有十萬元之經費，頗有不足之感，加之中華方面，任我勸誘，求其與我共同獸疫預防施設，然悉被拒絕，因此每年區區十萬元經費，頗有九牛一毛之感，然如欲擴張之，其經費之預算，至少每年亦須有二十萬元之預算，故尙不足十萬元之額，深望朝鮮總督府與我農商省，各負擔其半，方可使帝國對北滿政策，可完成其一部分耳，

(二) 產業發展之施設 間島地方之產業，能振興與發展乎，此與我滿蒙政策大有關係，而我國食糧，原料，貿易政策等，亦頗有莫大之利害，况我國產業立國高調，對於滿蒙產業之發展，乃我國策上必要之大問題，加之鮮民農業智識缺乏，因此其農事非常粗笨，倘帝國如不施以農事智識，彼焉有智能，可爲新大陸造成之前驅，豈有能力而可征服中華乎哉，然爲圖間島地方之產業發達計，必須養成鮮人以新式農業智識爲第一關鍵，是故計畫在龍井附近設立廣大苗圃，附設種苗場及農事試驗場，以便指導鮮民發展間島方面產業，而可培養我產

業立國之政策也，按此項建設起業費之預算，約須二萬元，每年經常費約須八千元程度，然此項之資源，欲由何而籌出乎，深望監督官之裁斷而已耳，

(四) 鮮民民會之擴張，鮮民民會者，乃我間島下級行政機關之代用，亦可藉其團體的勢力，而與中華勢力對抗，亦可藉其民會機關，獎勵集團的鮮民，向東北滿而勇往邁進，方可爲帝國開拓北滿之利權，亦可以之爲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之便，以資涵養鮮民自治與獨立精神，無如現在間島總領事館內十八鮮民會，因內容施設非常貧弱，不足以爲鮮民指導啟發機關，是故必須重新組織增廣其職務及範圍，以充實其內容，方可有利於帝國前途，亦可增其對抗中華之強勢力也，加之民會附有金融部，其金融的活動範圍頗爲廣大，雖堂堂之銀行，亦不及鮮民民會金融部之活動範圍，蓋其民會之金融部，不但貸借與鮮民長期資金，供其向中國人買取土地之便，而對於鮮民貿易進展之金融，亦頗有廣大範圍之活動，無如其資金有限，不能任意發展其使命，爲帝國北進計殊爲寒心，請細觀間島地方之土地，鮮人既占五成四分之額，比之中華人所有率更加八分之多，如以現在鮮民所有之土地，共有十二萬四百町步之多，如合爲中華業主耕作之土地而計算之，其實間島地方之土地，執在鮮民之手以生產者，共有二十二萬町步之多，倘鮮民民會金融部之資金如可充實，則欲使其間島地方之土地，全部被鮮民收買爲所有，實非難事，更就貿易進展之順序而言，大正四年，

鮮民對東滿地方之貿易額，只八十四萬元而已，至大正十四年之貿易額，爲八百四十九萬元，其實此十年間進展十倍之多，至昭和三年之貿易額，一躍而至二千四百餘萬元，如此之增加率，豈不令人可驚，此莫不因鮮民會金融部活動之得宜，方有今日之好成績，倘資金餘裕者，欲使鮮民每年收買中華人所有之土地之四萬町步，而貿易每年欲再增進五百萬元，均無難事，皆因受資金不足之苦，以致我對北滿國策，不克於最短期間而達其目的，他如間島方面每年出產之豆類與木材等，皆爲我國貿易之大宗，按我兵庫靜岡新瀉三縣，每年應消費一百餘萬石之豆大，大半皆仰間島之供給，而大阪方面每年消售之木材，亦由間島方面輸入，其每年有一千萬到八百萬元左右，倘鮮民會金融部之資金充足，自可利用鮮民，向中華民收買其青田或森林等，以利我國之需要，而可掌握其東滿特產品之貿易權也，然現在間島地方之鮮民會金融部之資金如左，一見足知其如何貧弱，

①龍井村金融部所有資本金五萬八千五百元，

②局子街金融部所有資金五萬八千五百元，

③頭道溝金融部資金三萬八千元，

④琿春金融部資金三萬二千元，

依以上之資金而放出之種別如左，

(一) 土地買入資金一二四八項，

而放資額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三十一元，

(二) 土地開墾放資五二項，

放資額三萬二千六百元，

(三) 土地改良放資五項，

放出金額七萬元，

(四) 農牛農具買入放資四千五百十項，

放資金二十七萬三千元，

(五) 農場買入資金及與中華合併土地買入資金二三項，

放資額金二十一萬二千元，

(六) 住宅地菜園地購入資金放資八十七項，

放資金十一萬六千六百元，

(七) 商品購入資金放資一五七項，

放資金三十四萬二千元，

以上放資，超過資本金額之款，皆依借入金及積定金以爲流轉之用，更就其放
款利息額而欲表明之，

(一) 東拓出張所放出利息，日利二錢七厘至四錢一厘，



(二) 朝鮮銀行放出利息，日利二錢三厘至三錢八釐，

(三) 信託會社放出利息，日利五錢至六錢，

(四) 金融部放出之利息，日利爲五錢至六錢，

由以上之統計而觀之，鮮民會金融部利息雖低，資金雖薄，且能如此廣範圍之活動，以此足證其鮮民會金融部事業之大有希望也，是故懇求政府，通融以巨大之低利資金與鮮民會金融部，方可以望其開拓東北滿之富源，以便增我國之恒久繁榮，間島地方之土地，尙未開墾者，有如此之大面積，此皆待我國資本及鮮民之能力以開墾之也，

未墾地表

(一) 圖們江流域，尙有萬一九千二百七十三町步，

(二) 海蘭河流域，尙有三萬九千三百四十六町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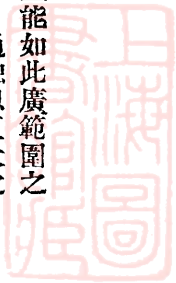
(三) 哈爾巴圖河流域北部，尙有六萬二千九百五十五町步，

(四) 同南部，尙有五萬五千町步，

(五) 嘎呀河流域西部，尙有九萬八千三百二十町步，

(六) 同上東部，尙有十一萬八千三十九町步，

合計尙未開墾之面積，共有三十九萬三千四百餘町步之多，尙加鮮民之資金充足，則獎勵其鮮民，以集團的而開墾此尙未墾之土地，其利非常巨大，且可解決我



食糧及原料政策，尙有森林八十三萬二千町步之樹海，亦待帝國之資金及鮮民之能力以開拓之也，其他如金礦脈到處皆是，無不待我之資金及智識以開掘，按礦業之利權，必須由內地獎勵資本家前去投資，方可達成目的，尙有東寧縣住在之鮮民，素以經業阿片及嗎啡貿易，依中東路而密輸於哈爾濱吉林奉天等地以博巨利者，此等鮮人不正營業之利得，每年至少亦有五百萬元之收入，皆因北滿地方我警察權尙未擴充，又加彼地無有民會金融部可爲之後援，因此其阿片及嗎啡貿易從事之鮮民，不得極度發展，殊爲遺憾，此皆我註在警察機關與民會機關尙未完備之爲害，必須早日圖其完備，方可援助阿片及嗎啡貿易之前進，以增帝國利源。按民會欲擴張者，在領事館管內之民會，則其實其內容，並添加其金融部資金，而在領事館管外如東寧縣其他有望地者，則增設鮮民會以代領事館之權能，方可援助移住鮮民，以猛進其勢力，在間島總領事之預算，鮮民會之應須擴充及增設者如左，

現在間島五個帝國領事館內之鮮民會，共有十八所，其欲擴充之事項及組織欲變更如左，

各鮮民會添設係員如左

(甲) 調查報員一名，專司調查該地方中華方面之政治，經濟，軍事民情，商況，商品，土地，鑛產，農作，特產等以及情報內集事務，

(乙) 產業指導係員一名，專司指導啟發鮮民之農事小工業等之智識及實際，

(丙) 計畫探員一名，專司帝國勢力及經濟的進出之計畫事務，金融部擴充之計畫

(一) 每一民會爲單位，以其會員全部爲連帶，向政府借用低利資金三十萬元爲極度，

(二) 低利資金借入，限定如左之放資爲長期，

(甲) 土地買入資金，

(乙) 開墾或土地改良資金，

(丙) 宅地及菜園或造林資金，

(丁) 交通路，輕便鐵道，自動車營業，航業等之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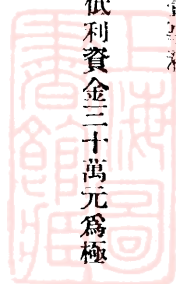
(戊) 貿易長期資金，

餘者皆以短期而放貸之，

蓋帝國如欲完成滿蒙新大陸者，必須援助其大陸活躍原動力之鮮民，方可成功，然欲援助大陸活躍原動力之鮮民勢力旺盛者，唯金融資金如可充足，則萬事皆可如計畫以猛往邁進也，是故對在間島鮮民會內容之充實，認爲目前之大必要問題，

內地資本家投資於間島之獎勵

夫如間島地方者，到處皆可經營水田，且有便利之鮮民可爲之耕作，不啻勞力者土地之俱備，所欠者唯智識與資本而已耳，倘間島一帶之水田如興盛，一舉而可



解決帝國之食糧與人口政策也，無如鮮民資金非常薄弱，克為大地主者，頗為少數，此與帝國北進政策頗有背馳之嫌，且其住民數及經濟的勢力，亦頗偏於鮮民一方面，然而帝國為欲朝鮮統治之成功及在間島代表的地位永固計，必須極力獎勵內地人移民及投資家，以便執掌其在間島地方之土地權及金融經濟交通等之牛耳，而可制鮮民反抗之能力，且亦可封鎖中華勢力之進出於間島，以防害我國特權之進展也，他如間島地方之森林到處皆是，倘我國能獎勵我資本家投資以開拓之，則可為帝國增大勢力於北滿，亦可利用其無盡藏之木材，以充我木材饑饉國之用，且每年藉資亦可防杜壹億萬元之美國木材輸入，可救我國之經濟者，巨而且大也，其他如間島地方之鑛業，雖尚未具體的查實，推測我北鮮之石炭鑛脈，其間島方面之石炭層，必大有可望，蓋間島地質與我北鮮同，其到處無不以單調之片麻岩為主，伴以花崗岩及花崗斑岩，所謂純然水成岩者，比較的頗少，然調查其地質至再層及各鑛脈，足可察知間島地方之金，銀，銅，鐵，煤，炭等鑛，非常巨多，如砂金鑛之所在地，皆秘藏於於間島西地方，總領事館已查出尙未敢發表，惟恐中華出而奪取，其在間島西有望之金鑛，共有三所，此亦待我資本家之投資以開拓之也，果我如欲實現南緩北急之滿蒙政策者，獎勵我資本家投資於南滿，雖為目下之必要，而獎勵我資本家及移民於間島地方者，於我國策上益為必要事也，

農產販賣購買合作社組織

聞島地方之農產物，每年生產額共有九百七十萬元之多，且此后有加無減，按再五年後之間島農產額，每年至少有一千萬元，乃至一千五百萬元之生產，然其農作雖以朝鮮民爲最多，無如其收穫額須納一部分與中華業主，因此其特產品之買賣權，多被中華商民執其牛耳，如此頗妨害我國北滿之政策，例如大豆及白豆，皆供我內地製油，或製豆工場之加工，然後而輸出歐美以博其巨利，倘其特產品買賣牛耳，如非我國人所執者，其一舉手一動足，必能影響我工業原料及貿易，他如奉派極力發展北滿鐵道交通，不久吉敦鐵路必能與葫蘆島港連絡，倘間島特產品，如被中華商人執其牛耳之時，其從來由我朝鮮清津港出口之間島各特產品，必一舉而被葫蘆島港所奪，而帝國對北滿之貿易，及國內工業原料，必然一舉而受莫大之打擊，是故必須速獎勵農產販賣購買合作，由政府命金融部融通其運轉資金，以獎勵鮮民向中華各業主，收買各特產品，或向其農家買取青田，以防中華商人勢力之進展，而可永保我在北滿貿易地位，亦可以保養我清津港及天圖路等之繁榮，

國境鐵道循環線必須速成

帝國所得之吉會路利權，不幸而不能實現，爲我北進政策計，頗爲遺憾，如念我國防及經濟之欲發展北滿計，不啻喪失一大有力之後援，如奉派者，每藉其鐵道交通之發達，而極力擴延其勢力於北滿，以束縛我特權之權能，果我不施防禦，則將來在北滿之危機終必甚大，而我在北滿之代表的地位，亦必被中華所顛倒，事因

我武裝的鐵道之吉會路尙未能實現，對奉派之勢力進出，益可令人憂慮不堪，然如欲強固我在北滿之地位者，可將我參謀本部所計畫之吉會路培養線，如茂山至古茂山，（經濟關，陰城，訓戎，慶源，雄基，）爲終點之圖們江循環鐵道，可急努力圖其實現。以此自可保持我在北滿之勢力，一面則獎勵清津至敦賀之航路，用水陸相提攜方針，自可以封鎖奉派鐵道勢力進出北滿，以免北滿之特產品輸出運送，悉被葫蘆島港所奪，如圖們江循環鐵道者，雖因欲培養武裝的吉會路之機能而計畫之，然如以對烏我勢力及貿易發達之立場而觀察之，其圖們江之循環鐵道，不但有軍事的價值，而經濟的及貿易等，亦頗有強大副帶之價值，他如茂山至古茂山線者，近於和龍縣安圖縣撫松縣，此路線如可成竣，我對民欲進入和龍安圖撫松地方頗爲便利，而奪取其和龍安圖撫松之林產農產礦產等於我清津港，亦頗爲便利，且以茂山爲仲介地，而輸我國商品於前記三縣各市場，亦最爲便利，而穩城訓戎潼關慶源等地，與彈春汪清延吉三縣地域相附近，倘我圖們江循環鐵道如完成之時，其圖們江沿岸一帶之特產，無不須依我圖們江之循環鐵道，而輸於我清津港或雄基港也，殊如彈春地方中國方面亦擬建設輕便鐵道至訓戎，我圖們江循環鐵道如竣工，將來則依中華方面彈春至訓戎之輕便鐵道之便，而可奪其彈春之木材，經我訓戎而至雄基港，一舉而可取其彈春之木材，經我訓戎而至雄基港，一舉而可取其彈春之木材，以供我大阪消費地之用，然圖們江循環鐵道之目的，本來欲與吉會路互相培養，而

可堅固我國防，以掌握滿蒙交通之大動脈，然吉會路既不能實現，果欲以何爲圖們江循環鐵道之培養乎，如天圖鐵道者，可爲圖們江循環鐵道培養線之一，則不待言，他如獎勵圖們江河沿航業，使其通航圖們江各支流入其內地，藉其河船之便，奪其特產品，由我圖們江循環鐵道輸出，方可培養我雄基清津二港之繁榮，他如中華管內各陸上之有河船可聯絡者，我則獎勵自働車營業於各地方，藉其自働車交通之便爲聯絡，而奪取陸上各地方之特產品，而經我圖們江循環線路連絡以輸出，杜絕奉派奪取間島特產品於葫蘆島港，以免影響我國之繁榮，更就與國際交通大有關係之吉敦，駛至老頭溝間者，我國則特爲獎勵高級自動車營業，以資其聯絡，按吉敦至老頭溝之自動車聯絡如完成，其由東洋欲至歐洲之客及郵便，必能依我清津港或朝鮮鐵道之便，經吉敦哈爾濱，轉中東路及西比利亞路而入歐洲，此而比之經由海參威更可節約二三日時間，加之俄國之海參威港，因欲入國及上陸時須費非常手續，因此歐洲經來之客，或郵便物，定必至吉敦路，經上三峯至清津港或釜山港，而入我日本，夫如是，吉會路受奉派之無理挑難，不能見其實現，然我如依此而進行之，斯時也，我則一舉而可掌握世界交通之大動脈，於我國威及經濟之發揚大有關係，況歐洲往來之客及郵便物，如經驗因吉會路未成，致在吉敦老頭溝上三峯等地自動車輕便鐵道等乘換之苦者，從之世界輿論自能罪責奉派，不許我國實現吉會路之無理，到時，我再利用各國新聞政策，而攻擊奉派不許我國實現吉會路之既得權

者，不啻爲世界國際而破壞其交通之罪人云云，以此藉國際輿論之能力以攻擊之，或者奉派因此而能反心，許我實現吉會路以完成世界交通，而可打開北滿之新面目，亦未可知，此豈非對滿蒙外交之一策略乎，於此足證圖門江循環鐵道之實現，與我滿蒙外交國防經濟等，實含有莫大之利益，亦可藉此以保養我清津及雄基二港之繁榮，而可興旺我對北滿貿易之原力也，

赤俄極力封閉奉派勢力之北進

滿蒙對本日本日 北滿繁榮之命脈，無不賴其特產品以爲原動力，其每年輸出各國之特產品，其有一億萬噸之多，實爲世界的驚人之數量，然赤俄爲欲擴張其勢力於北滿以代赤化之先驅計，故自昨年以來，改變其金盧布之換算法，而增加中東路運費，欲使其特產品不能和盤輸出外國，從之其中華農民經濟必要受莫大之困迫，斯時也，一舉而使北滿全部農民煽動爲赤化，以達其在遠東目的，因此而不得不極力藉中東路之機能，而封鎖奉派勢力之北進，以免赤化運動爲有力之奉派所破壞也，豈料奉派對俄國勢力之進出，頗以百折不屈之精神而防禦之，因此赤俄之赤化政策，不能達其計畫目的，幸我南滿鐵道善用其奉俄勢力競爭機會，於不知不覺之間，而奪取其中東路貨物於我南滿路者，真可謂中間取利之巧，且爲中華農民增殖無數利益，而中華民及奉派等，乃不知我南滿路之恩，反欲倡排貨運動，或藉其政治的勢力，援助北寧路，而欲打倒我南滿鐵道者，於此可證中華民之道德劣下矣，然赤俄之赤化運動

錄秘議會謀陰蒙滿對本日本日

，因強力的奉派之緊張防禦，既完全歸於失敗，乃變更其計劃，以急激之經濟的進出北滿，舉而欲奪北滿市場，意欲與中華及我國商品相角逐，其第一着手，欲其賤價之棉布煤油自動車樹膠製品，在北滿市場亂卸，欲使我國商品無可立足之地，蓋彼赤俄因有中東路特權可爲之後援，其勢力之大於此足知，無如赤俄之制度不許個人企業，其所欲進出北滿市場之商品，無不爲其政府所組織之工場製品，如論物質缺乏之赤俄，其進出北滿市場先受其害者，中華與英義之商品耳，我國商品則依南滿路之特權及間島之特殊地帶等爲根據。取包圍方針，以擴其販路，待赤俄山窮水盡之時，其商品不能繼續輸販於北滿各市場，斯時也，我則一舉而吞食之，其北滿各市場終將爲我日貨獨占，反可利用赤俄之勢力，封鎖奉派勢力之北進，而可減少我一部之強敵，而英美商品，亦可於目前藉赤俄之勢力，而粉碎於北滿各市場，迨我商品欲廣進於北滿市場時，方不致受阻害也，夫赤俄商品之進出北滿各市場者，表面上雖我日本受直接之害，其實我國必可受最終直接之利益，是故必須事前計畫其對抗方法，以利用其機會，而封鎖奉派與英美之勢力，使不得猛進於北滿也，

應極力促進吉會線之敷設實施

鐵道者，爲文化產業社會等發達之媒介，本不待言，如我國境地帶之間島產業豐富，是亦我對北滿貿易之仲介也，又加不良鮮民跋扈之區，是故吉會路之可實現與否，與我國勢力之進展大有關係，加之吉會路，不但有莫大經濟的價值，如國防

軍事亦大有其價值，所謂武裝鐵道者此也，一言以蔽之，吉會路者，乃帝國欲實現帝國主義，最必要之前驅，是亦對滿蒙經濟發展之原動力也，如以北滿地方之立場而觀之，其吉林省內之富源，尙須期待吉會路之實現與開拓者，一爲森林，二爲礦山，三爲開拓沃野等是也，夫如森林者，則有七道溝繡紋浦大坪四道溝北瓶山等之樹海，又在天寶山之銀鑛，蜂蜜溝三道溝土山子等之砂金鑛，老頭溝及轉心湖等之煤炭鑛，間島平野及牡丹江沿岸，以及吉敦吉林方面之沃野等，無不待吉會路之開通，而欲開其新面目，夫如是吉會開通之重要於此可知，此不但我日本之利益，是亦中華之利益，如論北滿產業之開拓，兩國均有巨大之利益也，無如中華政府，每不自愧，無力開拓其富源，反敢蹂躪條約，而不許我國實現其吉會路之既得權，不但帝國受莫大之損失，而世界各國亦受其損失，其中華自身亦受莫大之損失，是故其延吉及吉敦吉林方面之住民，無不露骨的怨恨其政府，不許我國實現吉會路利權之失策也，言念及此，中華政府之排日的態度，益令人可恨也，然觀其局勢，中華政府似乎永久的不許我國實現吉會路之既得權而無疑，倘我國強硬實現其吉會路者，其長江流域方面，必然一舉而起，擴大之排日以抗我，終使帝國徒受眼前之不利益，以累國內之工業及金融，無如吉會路者，係帝國國防之武裝，是亦新大陸建設上必要之鐵道，如徒懼中華之排日，而不敢實現其既得權者，則與我滿蒙政策大相背馳，然至今日欲進不能，欲退不能，此阻碍帝國滿蒙進出之機會，爲欲打開滿蒙

之新局面計，帝國對此吉會路問題，頗望早日解決，如最近我陸軍參謀部方面之計劃，謂吉會路因與朝鮮鐵道及南滿路成爲循環形，因此中國政府頗抱杞憂，爲欲緩和中華側之感情計，其吉會路之既得權，由我國自動的放棄，而中華方面則另特許由三姓起點經中東路之海林駛，而至清津港（朝鮮）爲終點之鐵道敷設權與帝國，以作吉會路放棄之交換條件，按依此計畫如得中華方面之同情與許可，爲帝國北蒙政策計，實可欣可賀之事，他如米國極力所運動之海林駛起點至營口之鐵道權，我亦可藉此以打倒之，是故吾人對此無不熱狂期待，然陸軍參謀部所計劃之三姓清津線鐵道，幸而成功之時，如以北進脚之踏板如間島之立場而觀之，則與北滿之文化政治經濟中心地如吉林之交通中斷，此頗有沒却我北進方針之嫌，然爲欲補救此不備計，可以日華合辦之天圖鐵道爲基礎，依既行之運動法，運動吉林政府，特許天圖路延長至吉敦路，以資與吉林及哈爾濱連絡其交通，我國之勢力，方可依此而進出，亦可培養我對北滿貿易之發展，至於間島一帶之富源，亦可依此而開拓，以增我國之富裕也，萬一陸軍參謀部所計畫之三姓清津線鐵道，如不能成功之時，斯時也，吉會路既得權亦不能實現，帝國之國防及經濟，必然受意外之打擊，倘天圖路如能許我延長至吉敦路，亦可補救我國防及經濟，其利益大矣，所謂爲國家計百年者此也，是故天圖路延長至吉敦路問題，必須依既定之計畫，繼續其猛烈運動，取得吉林政府之許可而後止，然運動進行中，難保中華當局不仿吉會路交涉之故智，徒

推東託西而避其責任，斯時也，我可利用間島既歸化之鮮民，運動延吉敦化方面之中華民，共同提出請願於中華政府，求其許我天圖路延長至吉敦路，以此自可封鎖中華當局，不敢藉口而辭其責，況天圖路者，名雖日華人合辦，其實與中華之鐵道公司無異，倘其延吉及吉敦之沿線華民如請願之時，深信中華當局，必有何等之表決而無疑，到時，我國如再以外交手段迫之，其中華當局因感內外受迫之難，且恐世界國際之議論，或者到此而能急速達到延長許可之目的，亦未可知，如吉會路者，乃帝國新大陸造成之第一線，我歷代內閣無不欲急望其實現，然至今日吉會路之既得權，仍在五里霧中，從之帝國對滿蒙政策，不得完結，然三姓至清津港之新綫路，如得成立，帝國之利益雖可比吉會路更大，因三姓清津綫未與南滿路成爲循環狀，或者因此而能得中華之同意，亦未可知，然吾人則以三姓清津縣爲別外之利權，唯天圖路延長至吉敦路一題，認爲帝國北上不可缺乏之交通，深望關係當局繼續其努力，不勝希望之至也，（下略）

北滿鮮民之多其欲傾向我乎抑或傾向華平均爲一大勢力

北滿移住鮮民之數，日就發達，例如移住間島地方之鮮民數，占移住北滿鮮民數十分之七八，且間島方面之農工商之牛耳，無不被鮮民所執，其中華側之所謂勢力者，唯空虛的而無其實際，所謂喧賓奪主之勢既成，萬事皆依我國之發言而左右之，於此足証鮮民在間島之勢力，已如泰山之安矣，且其位置之重要，倘我欲使其

親我滅華者，則易如反掌，如有經過間島視察之人，無不驚嘆移住鮮民勢力之盛大，且堅牢而不破也，至中華在間島之地方官，不但無力可阻鮮民勢力之發展，其實彼中華地方官，確無有打破我鮮民勢力之智能，加之我國官憲，特爲鮮民作種種之便利及保護，因此其移住間島之鮮民，如入無人之境，得以達極點之發達，此爲帝國前途計，實可欣可賀之事，按中華在間島之地方官，尙醉夢未醒，其無干涉我鮮民勢力之發達者，則不待言，如再繼續十年之久，北滿與間島地方，自可於不知不覺間，化成我日本之殖民地，欲使其成爲第二朝鮮確無問題，不然請將北滿及間島與我之歷史地理產業民族等，而觀察之，我勢力其可發展與否，不啻爲我日本治亂興衰之分水嶺，出此援助鮮民勢力發展於北滿者，即爲帝國新大陸之完成，不得不堅牢其前驅之能力，果我新大陸如不能急速完成時，第恐帝國必無力可以維持東亞之平和，從之不能盡東西主人翁之使命，況乎北滿者，係日俄華三民族競爭之區，是亦國際外交之舞臺，且爲朝鮮新領土之藩屏，於此足證帝國對北滿如何重要乎，如更加以滿蒙之富，悉集聚於北滿而論，爲欲培養我國恒久之繁榮計，是亦不得不強固我勢力於北滿，以便開拓其富源，況如間島者，不但帝國進出北滿之腳踏板，是亦我欲奪取北滿富源之出路，此益須援助鮮民勢力興盛於腳踏板地之間島，以便進而可爲我開拓進地盤，退而可爲我固守北滿富源出口地帶，以防中華勢力侵入，而與我競分其北滿富源之利，如鮮民者，實帝國北上不可缺乏之前驅，或謂將來

之間島與中華之交通鐵道如成，中華移民必如洪水流入，從之而能打倒移住鮮民之勢力云云者，此乃對間島無有理解，對鮮民之真價尙不能認清，是故作如此之料想謬論，如以大勢觀之，滿蒙之朝鮮民，如移住達至三四百萬人，必能與中華惹起紛糾之外交，且將來鮮民必定於北滿與中華作當面之大衝突無疑，我國學者及政治及軍事家等，早有如此之豫斷，而防備之矣，而外國之學者，同作如此之悲觀論者，頗有其人，夫如是，滿蒙之鮮民，終須與中華民惹起大衝突者，此乃時期問題，斷難避免，然依吾人之預料，將來鮮民與中華民惹起大衝突之時，必因政治的，決非因經濟而發生衝突者，此乃吾人敢爲料算也，蓋朝鮮民非常柔順及忍苦，且彼等發展於滿蒙者，皆以開拓水田爲目的，而山東移民，則以佃作栽培大豆及小麥爲目的，按兩者所活動之事業，各趨其所長，況中華移民不慣於水田之耕作，而鮮民則不慣佃作，以此異民族而各異其事業，從之自無競爭之憂，任何中華移民，如洪水流入間島，我移住鮮民之勢力，亦可不被所動，況間島所有水田之土地，似乎既被我鮮民買盡矣，且下由政府獎勵其廣向北滿各地收買水田可耕地，倘中華移民再五年之間，如不能如洪水流入間島或北滿之時，則其間島附近一帶之水田可耕地，幾乎被移住鮮民收買以盡，倘此十年後方見中華移民流入之時，第恐間島一帶之土地，皆爲我鮮民所有，而彼中華移民因乏有土地耕作，自然間島附近一帶，恐無有收容中華移民之餘地，從之彼等中華移民轉向黑龍江方面而猛進，夫如是，間島

一帶移住鮮民之勢力，吾人深信永可保其繁榮，而有進無退，以扶持其勢力於恒久也，然最憂慮者，鮮民神經遲鈍之民族，且欠有沈思熟慮性格，所謂感受性最富之危險民族者是也，彼等受我駐在官憲之指導，而孕育向中華作當面衝突之念，萬一將來中華側如指導彼等者，素仰中華之土地爲生活之鮮民，必然一變而生向我作當面衝突之感念，亦未可知，我國因欲防北滿移住鮮民，不敢與我作當面之衝突計，是欲使滿蒙政策之不枉，以及朝鮮統治有終之美計，必須大爲獎勵我內地之退伍軍人，及高等遊民於間島一帶，方可監視鮮民之行動，以及善導彼等也，加之間島一帶，遺利滿地，無不待我國資本金以開拓，倘我內地移民，如盛旺於間島之時，其資金薄弱之鮮民，我國可經我內地移住高等遊民之手，而供彼等以資金，方可使彼等鮮民，向中華民收買土地，以此不知不覺之間，則收買間島中華民所有之土地以盡，亦無人得知，不然，如昔日起，至昭和三年止，我國皆以東拓或東亞勸業公司之手，以公然之方法，收買間島一帶之土地，因此頗受中國方面之注目，此真可謂下策，影響我滿蒙政策實多矣，凡對滿蒙之一舉一動，皆須用潛航式，方可以望其成功，如東拓及東亞勸業公司，在北滿之以公然方法收買土地者，其終必失敗而無疑，迴顧其敗跡，不勝令人心悲，如爲國家北進之大計而觀之，益令人慨憤莫堪，是故此後如欲在間島收買華人之土地時，必須以內地人之移民爲仲介，而貸其資金，方可使鮮民以潛航艇式，而活動土地收買，以免惹動華側之注目，而處處防禦我

勢力之侵入，從之而能影響我北進政策，即如不景氣之今日，我國內素仰恩給及銀行利息，或各公司之紅利爲生活之高等遊民尙到處皆是，如陸海軍退伍者等，因有高級之恩給，致其生活非常餘裕，無如內地因此等人之跋扈，頗能惹起無產階級之不平及反感，不啻爲左傾分子之製造技師。而能激起無政府主義之惡化及普及，倘我當局如能獎勵此等高等遊民，移住放資於間島及北滿一帶者，爲國家可緩和社會政策者，則不待言，而以其餘閑之資金及智識，而用於滿蒙者，一可爲國家而開拓新大陸之地盤，二可爲國家而解決其人口及食糧之二大政策，且可善導朝鮮民發展我經濟勢力於滿蒙，從之彼等自不敢反抗帝國之統治，方可開拓其滿蒙之富源，以培養帝國之恒久繁榮，此真可謂一舉數得之事業，加之滿蒙今日之內地入移住者，仍不出二十萬人，此皆因不獎勵企業的有資本有智識之移民，故有如今日之慘敗，況滿蒙工價之便宜，而以內地工價高貴之勞動者，而移住於滿蒙者，此不待賢者而曉其根本之錯誤，於是難怪受獎勵之移住民，莫不以自己利益爲目的，不管國家之滿蒙政策如何，多願歸回本國而享其高貴工價之利也，倘如獎勵退伍軍人或高等遊民者，彼等不但生活資金之有餘裕，且有國家及軍事的智識，不但深曉我明治大帝對滿蒙之皇謨，亦可徹底我滿蒙政策，從之自己徹底的爲國家利益而勇往邁進，例如退伍軍人移住於間島一帶之獎勵者，係我參謀本部最近之方針，如論其實際，獎勵退伍軍人移住於北滿及間島一帶者，其實對滿蒙政策確有莫大之希望，且利用其

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

善導移住北滿之鮮民者是亦理想，而可以付合其實際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2355B



日本對滿蒙陰謀會議秘錄勘誤表

所謂滿蒙權益擁護秘密會議紀錄譯要(一)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七	我之後援	我為之後援
三	十五	化大會	大化會
五	七	夷制之外交	夷制夷之外交
六	一	人情	人情
六	四	葫蘆因	葫蘆島因
六	四	致命傷更	致命傷
七	八	中繼	中樞
七	十四	景不氣	不景氣
十	十一	因段	因緣
十	十五	被其部線	被其東部幹線
十一	七	利的益	的利盆
十二	十四	方面之	方面得之
十四	三	諸之懸案	之諸懸案
十六	十二	機關	機會
十六	十二	英之法學	英德之法學
十七	五	別犧牲	則犧牲
十七	六	况收	吸收
十八	四	以南奉派	以南歸奉派

所謂外務省首腦部對滿蒙經濟政策會議紀錄譯要(二)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	七	前奉天林總領事之講演	如餘中華 刪去
三	二	餘中華	如餘中華
三	二	利益之如包米	利益之包米
五	五	從之而影	從之而影
五	五	從之而影	從之而影
六	十二	承幣原	承幣原
七	二	因江長	因長江
八	十五	正亂	正烈
九	五	思義	思議
九	七	收原	收回
十	九	滿蒙	滿民
十	九	政策之逆	政策之反逆
十五	二	公署	公署
十七	二	準備即成	準備既成
十七	九	封鎖	封鎖
十九	七	侵該	侵略

